

甲
乙
事
案

甲巳事案小叙

燕京失守

先帝以身殉

宗廟

社稷南都諸臣擁戴

大統斯時也誠枕戈待旦之秋臥薪嘗胆之會也使內外交武諸臣各

靖乃心共獎王室司職事者咸曰必報仇讐口致討毋有二心也履我

行者咸曰必討賊其翦滅此而朝食也將奮其武怒以報其大耻庶我

沙陀之三天可以復命秦墟之七日邀與同仇矣而無如貴陽青田葉

背公植黨罔上行私忽先帝之大愆恣一己之愛憎者翻欽案

汲引羣奸遂致行都之坐席未煖長江之天險已失權姦悞國千古同

揆可勝歎哉可勝歎哉予自遭仲氏之難列在官府者幸荷寬政而托

在至戚者反羅密網子然數口屏跡深山汲風茹霜莫可訴語窮愁無

聊之餘偶簡破笥偶存弘光事畧一冊見其間邪說充塞黑白倒置儼

然在魏重生虎彪起竊思訛以傳訛其當年之見聞者小而清千古之是非者大用是不揣做朱子綱目之例記事之後借如發明大做附錄之條以存事蹟之備考者極知夏古語冰井蛙見誦要以見正夫匹婦之公是公非固有不可得而泯滅者若曰以管窺康侯而顧學於陽則我豈敢

竺鴻遺民文東書于考槃之南雲卷

甲乙事案卷上

毅宗烈皇帝崇禎十七年夏四月戊午朔南京兵部尚書等官吏可法等誓師勤王

是時有傳京師失陷者衆猶疑信相半可法同南京右都御史張慎言戶部尚書高弘圖工部尚書程註兵部右侍郎呂大器署翰林院少詹事姜曰廣太嘗寺卿何應瑞應天府尹劉士禎鴻臚寺卿宋之臣太僕寺丞姚思孝給事中李沾漉萬象御史郭維經陳良弼周元泰米壽圖王孫蕃米國昌等誓告天地號召天下臣民起義勤王

發明書曰誓師勤王何緩詞也陪京向稱重地兵馬整飭有素一聞賊逼京師之信即當星馳赴援奮不遑顧今先帝大行旬餘日矣至是始議勤王於被髮纓冠之義何居齊桓公救邢次於燕北春秋撥

之謀故邪之不遠也况君父之難乎律以春秋之法所謂不待斃而
罪自見者也

時各鎮逃兵南下江北震恐漕撫路振飛即分兵防堵令副將金
聲桓守徐州周仕鳳守泗州周原敬守清口至是振飛會淮安七十
二坊各募義兵每坊舉生員二人一為坊長一為副躬自操演日則
圍練夜則魚貫巡邏以備非常

淮揚巡按御史王燮執偽官鞏克順誅之

賊逆淮安偽知府鞏克順至清口坊兵執之以獻燮所斬以殉衆時
燮自任守河漕撫路振飛守淮士民恃以無恐是月二十七日振飛
集義師大閱舉人湯調鼎等咸易戎服從事

燮書執偽官何執其所當執也亂臣賊子人得而誅之王燮此舉

不愧其職矣故書以予之

勅賊總兵高傑劉澤清率兵南下

時傑領兵徐州澤清領兵宿遷各聲言南侵淮民大懼巡撫王燮自謂與澤清有舊輕身詣之勸其迴轅北上澤清不允六聲云即不擾淮安請假道赴揚州燮不可曰萬不得已迂道徑更長六合行則非我所知也澤清允之淮城得免塗炭

嗚其書南下何不當下也傑等受討賊之責既不能勦而垂涎揚州公行無忌可惡甚矣故書其官以著其罪

壬申總漕巡撫戶部侍郎路振飛巡按御史王燮執偽官呂弼周誅之偽防禦呂弼周以偽咨致王燮欲赴任游擊駱奉陽迎於中途執以解變此使跪周曰人也不認變曰亂臣賊子我認得雖今但有

國法耳樊弼周門生也樊如鞠其事賊及 聖上 東宮亦在焉

一字不答突解至軍門路振飛縛弼周於柱舉龍營擊賊營是時王
集諸善射者立二十步外五人為耦人發一矢不中者連中者報名賞
銀牌一射者盡乃命別之衆情大悅時益城守恪王某亦獲賊將重
學禮及從者十三人解於軍門悉斬之

明亂臣賊子凡民間不慙所謂不待赦而誅者也二臣此舉深得誅
討之義矣特書其日以見誅亂臣討賊子僅此一日也蓋美之辭
乙酉勦賊總兵高傑圍揚州

揚州繁華素著傑革盡滅久矣至是領兵城下城外廬舍焚掠無遺
揚人厚犒之不聽江南北大震

睨高傑受 先帝之顯擢膺運卽之重任不能力討逆賊以好不共

戴天之仇而汲：馬揚州是圖肆行暴虐惡之極矣詳書其罪蓋深
罪之也前誅偽官書日以為美辭此書日則以著其惡昔春秋之法
一美一惡無嫌於同

附是時各藩俱南奔淮極路振飛親駐河干以今前約諸藩舟車費
而進 周王出行賞給當淮安各坊義士

鳳慶總督馬士英標兵抄掠淮安其部將汪朝陽行劫單縣為民所執
時 先帝大行之信既確南京文武大臣連日會議潞王倫次稍疎

惠王道遠難致福王有在却不類事莫之敢決鳳督馬士英念福王
奇貨可居內結操江誠意伯劉孔昭外結總兵劉澤清等同心擁戴
且移書諸大僚謂以叙以賢無如福王秉貴史可法當主其議二十
二日可法治兵於浦口二十三日諸臣獨 孝陵定議劉孔昭面書

呂大器不得出言搖惑遂定議福王先修武英殿二十七日南京禮部司務某齋百官公啟迎福王於儀真王得啟即行二十九日福王舟至觀音門三十日百官謁見福王於舟次王角巾青衣坐寢榻上枕舊衾敝帳亦不能具隨後田成諸奄布袍革履不勝其困

五月戊子朔南京兵部等衙門尚書史可法等迎福王入京以內守備府為行宮居之

是日福王自三山門登陸至 牛陵從西門入 享殿祭告詣 懿文太子寢園瞻視畢從朝陽門進東華門恭謁 奉先殿出西華門暫居內守備府為行宮文武百官進見王色赧欲避史可法等殿下宜正受劄孔昭諸劾臣人：皆有德色群臣退議先上監國壘樓而後勅進乃即乾金鑄監軍之寶次日百官朝於行宮魏國公徐弘基

先致辭靈璧侯湯國祚即許戶部措餉不時其言憤紮太監韓贊圖
此之起呂大器曰此非對君體群臣退讓豈極張慎言謂國虛無人
可逆即大位可法容曰太子存亡未卜倘北將挾以來奈何劉孔昭
曰今日既定誰敢更移可法曰徐、數日似亦無妨諸臣乃散

睽無事則論叙有事則擇賢古今之通義也福王在藩失德甚著自
無擁立之理士英結連內外以示不容不立之勢嗚呼明之天下非亡
於他人直亡於士英一人耳漢鼎移於并牧唐祚絕於幽岐非其炯
鑒耶然不日士英而日可法者則又春秋責鄭祭仲之意也可法庸
南樞之重任值大變之猝臨當獨力主持選立賢藩宗社為重倫叙
為輕澶淵十日不捷王且請立太子土木北狩不廷于謙竟立 景帝
何至牽制群奸立其所不當立乎故特日可法以責之固春秋之義也

附 康寅廷臣進監國寶於福王王行告天禮劉孔昭復請登大位御
史祁彪佳曰監國名甚正徐弘基等皆然之乃止

改史可法高弘圖為禮部尚書陸馬士英兵部尚書姜曰廣王鐸禮部
左侍郎俱兼東閣大學士可法仍掌兵部事張慎言仍為吏部尚書

時議卜相群情推轂可法及弘圖曰廣劉孔昭據臂欲入可法曰本
朝無勛臣入閣例孔昭曰即我不可馬士英有何不可諸臣然又
議起廢衆矣推鄭三俊劉宗周等孔昭特舉阮大鍼等可法曰此
先帝欽定逆案勿庸再言是時士英率高傑劉澤清等擁兵臨江號
稱十萬以脅制廷臣使不敢不相云

明 啟斯時 先帝大行普天同痛可法等俱當戴罪供職不得援登極
推恩嘗例希正揆席至閣中票擬遴選曰廣等數人皆以原官兼閣

銜辨事不用進秩誓必寸磔逆闖禮葬 先帝然後論功行賞春秋之法賊不討仇不復則君不葬服不除寢苦枕戈無時而終事也當日若能宣昭此義士英雖奸何名而入孔昭邪說何繇而起惜乎可法諸臣見不及此直書於冊交譏之也

江西湖廣總督袁繼咸疏請入覲止之

鳳慶等處總督馬士英自請入朝

繼咸請入覲特諭止之士英請入朝拜疏即行

發新君嗣位請入朝行賀禮也勦賊重任不得擅離特諭止之義也繼咸候命而後進士英則不候命而即進其日中寧復有朝廷乎一書疏請入覲一書自請入朝而順逆之情著矣

命兵部負外萬元吉宣諭各鎮

時高傑與大掠江北聲言欲送家眷安頓江南約劉澤清刻日渡江史可法請發戶部銀萬兩遣職方員外萬九吉前往分別犒賞元吉至彼上疏言揚州臨淮六合所在兵民相角兵素少紀律民近更番張一城之隔民以兵為賊兵以民為叛環攻弗釋臣等雖有愛民之心絕無銷兵之術揚州士民王傳龍等三上公疏言東省附逆河北悉為賊有不意賊警未至高兵先變自高傑渡河掠徐至泗至揚四郡之民何啻百萬殺人則積尸盈野淫汙則辱及幼女環圍血攻已經月餘何不飯已失之州邑而徒戕內地之良民也

陸周堪賡為戶部尚書何應瑞工部右侍郎劉士禎通政使改呂大器為吏部左侍郎張國維以原官協理京營戎政起補劉宗周都察院左都御史起陸練國事戶部右侍郎

起調倪嘉慶華允誠葉廷秀為吏部文選四司司官

起陞鮮學龍為兵部左侍郎賀世壽刑部右侍郎許譽卿光祿寺卿

召復原任給事中章正宸楊時化莊鰲獻熊開元袁愷姜琛御史張燿

李長春喬可聘詹爾選馬兆義鄭友玄李曰輔李模等俱補原官用

陞張有譽戶部右侍郎總督倉場王庭梅應天府尹朱之旦太常寺卿

左懋第太常寺少卿

陞李沾吏科張元始戶科沈胤培禮科鍾斗刑科李清工部俱都給事中

羅萬象陸朗熊維典張布夏俱左右給事中陳泰來姜應甲馬嘉植王

士鏢黃雲師錢增俱補給事中

起陞顧錫疇為禮部尚書黃道周吏部右侍郎羅大任南國子監祭酒

陸高倬工部右侍郎鄭瑄大理寺卿侯峒曾右通政

陸李沾太嘗壽少卿提督四夷館郭維經應天府丞

吏部欲推李沾為操江沾故善劉孔昭恐分其任乃求可法陸嘗少維經積勞於干攝都人賴之驟難其代今仍攝巡視沾族維經勅冢軍張慎言有私經族悟即具疏引罪而沾憾慎言不已以其廉譽素著不敢顯攻因借端於少宰呂大器思逐之

起陸章正宸吏科張希真兵科俱都給事中

起補在籍吏部主事王重為文選司郎中

時銓曹乏負慎言以重家在金壇可立至故推之李沾持不可曰是受我贖四十金者慎言曰僕起家三十年所贖十二金而止公安得以四十金贖乎僕老矣須養銓即乃辭事又地近其人賢否僕自有提衡不能混也沾益對之

用戊戌奠安 二祖御容遣魏國公徐弘基安遠侯柳祚昌面報伯方
一元行禮奠安 二后御容遣太監韓贊周盧九德行禮

鳳陽參將戈士凱報劉澤清兵沿路劫殺逼攻臨淮 馬士英標兵
先至淮安西門外焚劫淮坊義師擒解三十餘人路振飛不敢問報之
命御史祁彪佳等分行安撫 命趙光遠鎮守四川 諭鄭鴻達留
駐九江 陞張應元為承天總兵 衛王素殺青州偽官吏可清請
贈文武重臣經理招討 湖廣巡撫何志堅奏武岳恢復方國安勇切
混報 原任大學士蔣德璟北歸奏賀
降賊官項煜南歸混入朝班汪承詔自言賊授偽官堅拒南奔
戶科羅萬象劾方孔炤走撫河北寇至狼狽逃歸今又蒙面補官
淮北坊士擒偽官武懷解至軍門路振飛與懷有舊僅下之獄

蘇州士民焚掠偽官項煜湯有慶等四家常熱焚掠時敏家海
焚掠陳之邁家并焚其父陳祖苞之柩

壬寅福王即皇帝位于武英殿以明年為弘光元年

癸卯馬士英入朝

馬士英未嘗募召擅率營兵繇淮赴江達南京共舟一千二百號王
變駐清江浦令淮坊義士排立兩岸不許一舟停泊一人登岸凡三
日而畢是日朝見命掌兵部事仍入直辦事高傑劉澤清致書史可
法請渡江欲其謀士英也可法乃請督師江北以避之

發明嗚呼士英入而還來自此翻群小自此進邪正消長之機宋社存
亡之辨於斯決矣其書入朝何春秋於鄭唐直書曰來公羊子曰甚
佞也曰佞人來矣佞人來矣此亦曰佞人入矣佞人入矣謹書其日

盡削其官蓋得絕之也

勅賦總兵高傑圍揚州殺進士鄭元勛

時傑預兵揚州城下巡撫黃家瑞漫無主持兵備馬鳴騷師民堅守
晝夜不解鄉紳鄭元勛親詣高營解紛隨入城勅家瑞放傑兵入城
士民諱曰城下殺人如是元勛顧不見耶元勛強為傑剖辨衆怒群
毆之死鳴騷疾走泰州職方郎中萬元吉疏言臣奉命搗師沿途兵
民構禍揚州尤甚閉門登陴已歷半歲民與兵相殺兵又與兵相殺
成何紀律頃接水營奏將張士儀報賊奔清河官兵擊燒賊船殆盡
若諸將潛師以濟可一鼓殲也初黃得功分地揚州高傑劉澤清以
繁富爭之蝦兵濫掠揚人大闕死守得功兵至天長傑與澤清欲拒
之又值李棲鳳高文昌兵至衆盡洶元吉移書得功期共獎王室

得功自明無他亟請聯絡殺賊无吉以書馳示傑等始稍戢然傑却終不受割澤清所部千餘人劫掠瓜洲一空

發高傑恃強固揚經旬不解其惡者兵書曰勦賊總兵以著其罪賊不討戕害內地之罪元勛不自揣量妄欲開門揖盜其死也宜書元勛之殺於圖揚之下若曰非揚人殺之乃傑殺之不以殺元勛之罪：揚人也此春秋之權衡也

總督漕運巡撫鳳淮戶部右侍郎路振飛罷起陞田仰為右副都御史巡撫鳳淮

振飛在淮守禦甚備是月大嚮士於淮安府學中叙向宋有功文武官八十餘員振飛與王燮親自按席觀者鼓舞已而振飛為馬士英所劾得旨提問合郡不平尋以士民公疏訟寃得免旋丁艱去田仰

向寓金陵與劉孔昭善至是孔昭力薦之故有是命

晉封靖南伯黃得功寧南伯左良玉俱為侯

封總兵高傑為興平伯劉澤清為東平伯劉良佐為廣昌伯

史可法請設四藩以淮揚廬泗自守而以鳳徐滁六為進取之基兵馬錢糧皆聽自行徵調四藩即用得功高傑澤清良佐為我藩屏圍守江北則江南之人情自安得功已封伯似慮進侯傑澤清良佐似應封伯良玉恢復楚疆應焜得功進侯又奏四鎮既設不可無督師屬應駐揚州居中調遣四鎮各自分信地轄淮海者駐淮安海邱沛賴十一州縣隸之恢復山東一路轄徐泗者駐泗州徐泗宿毫豐碭十四州縣隸之恢復開歸一路轄鳳壽者駐臨淮壽潁九州縣隸之恢復

陳杞一路轄潯和者駐廬州無為六安十一州縣隸之恢復先固一路
每鎮額兵三萬人本色米二十萬石折色銀四十萬兩其鳳陽總兵
應改副總兵一員疏上故有是命

發大仇未討天下未平何以家為况開藩重賞哉上借此以為羈縻
之術下受之而無感勵之志胥失之矣直書于冊深識之也

乙巳祭先恭王太妃于行宮

大學士史可法督師江北命百官郊餞

可法請撥劉聲基于永綬李棲鳳下從善俱隸標下又薦舉人李遠
主事何剛軍前贊畫可法既出劉孔昭益無所顧忌高浪諸臣俱不
能安其位矣

大旱令應天府祔雨

康成劉孔昭評吏部尚書張慎言于朝

孔昭故善阮大鍼必欲起之因詔有逆案不得輕議之句慎言東銓持
正度雖破例置酒酌諸勳臣廷論慎言湯國祚趙之龍皆諾之是日
晏朝孔昭邀國祚之龍合奏慎言排忽武臣所推吳姓鄭三俊有悖
成憲矣奸臣也慎言立班不辯高弘圖奏家臣自有本末何遽致事
上諭文武官各宜和衷毋得偏競孔昭袖中取出小笏遂慎言于班
太監韓贊周叱曰從來無此朝規乃止慎言出即引淚乞休孔昭退
復具疏奏慎言推補倖濫薦舉吳姓鄭三俊更為可異慎言原懷二
心告廟決策阻難奸辨乞大奮乾綱收回吳姓陞見之命重處慎
言為欺君悞國之戒高弘圖亦具疏言文武官各有職掌毋得侵犯
即大臣中各部不得奪吏部之權今用人乃張慎言事劉孔昭一手
擬定非其所私即謂之奸臣等皆屬贅員吳姓鄭三俊王朝人望

栗礎實出臣筆竊念朝廷之尊：於孝勉今宸陛幾同訟庭臣視死

無地乞賜罷斥姜曰廣亦引疾求去俱慰留不允

明慎言以統鈞大臣孔昭得辱之於朝是無法紀也無法紀是無君
父也書曰訐者明慎言之無罪慎言無罪是罪專在孔昭矣一削其
爵一舉其官抑止之實辨矣予奪之義嚴矣

附時閹賊西遁群臣降賊者皆南歸蒙面求用行宮前章奏雜扶甚
錄有擅入朝班者通政使劉士禎請嚴封駁奉治之令有旨著申飭行
叛將李承勛寇掠清河巡按王燮調兵禦却之 偽持劄日恭携偽敕

五道送黃得功高傑劉伊順劉肇基徐大受得功執以聞

馬士英奏大計四事一聖母流離可密諭高傑部將衛迎一皇考進
尊位號應遷梓宮南來一皇子未生應至慎選淑女一諸藩失國恐

有奸宄扶之不利社稷宜迎置南京

加恩冀載諸臣公徐弘基侯朱國弼柳祚昌湯國祚伯劉孔昭方一元焦夢熊郭祚永太監韓贊周盧九德各陞賞世蔭

癸丑上召閣臣高弘圖馬士英姜曰廣于行宮上謂弘圖曰國家多故倚賴良深先生何言去也弘圖對曰臣等非敢輕去但用人一事臣謂可勅臣謂不可是非淆亂臣何能安其位上曰朕於行政用人未習卿等所言無有不從而疑有他弘圖奏家臣張慎言清正有品吏部以用人為職如推劉宗周黃道周使勅臣處之亦必引重何獨以為罪異姓歷任撫按俱著羊采又負清望先帝簡任內閣督師勳職赴任稍緩致蒙譴責先帝殺周廷儒不殺姓即可知其大概先帝在今亦必用之何勅臣以此罪家臣也北都失節之臣不可用江南殘存

者無幾又不合勳臣之意將誰用乎若曰武職則有矣部在不當非齊
家臣也弘圖又奏近臣貪贖狀上曰朕固聞之諸臣通賄出之袖中誠
可恨也時屢劾召對先後無虛日或一日再召似亦有志圖治者自高
姜去後馬士英當國上直拱手聽之不復預聞政事矣

陞王燮右僉都御史巡撫山東

路振飛既去燮又以陞任行劉澤清遂營壘於淮安城中田仰不能
禁制而淮事不可為矣

馬士英奏閩寧總兵吳三桂之技有旨封薊國公世襲又命戶部
發銀五萬兩米十萬石責令中書沈廷揚賈與之

大學士高弘圖請暫輟閩務往江干督收漕糧先之

六月諭吏部尚書張慎言視事

加保定巡撫黎玉田為兵部尚書山東原任大學士謝陞上柱國在籍
御史盧世瀛太僕寺卿

馬士英奏北信誅偽官之功故有是命史可法亦乞選使臣督監國
即位二詔及賜吳三桂謝陞二敕往北直山東晚諭時訛傳德王起
義謝陞輔佐之故也先是有朱帥欽者慶藩宗室為香河知縣弄官
南走偽防禦閻傑囚之於德州傑與偽知州吳傑之比鉤酷甚責主
馬元驤謝陞等暗結義旅一呼而起殺傑與檄文出帥欽於獄奉以
為主權稱濟王檄告遠近於是殺逐偽官來附者四十餘州縣遂北
傳謝陞為謝陞也嗟乎中朝偵探外諤如此而欲奏恢復之功難矣
壬戌上 大行皇帝諡曰烈皇帝廟號思宗 大行皇后諡曰孝節烈

皇后

尊福恭王為恭皇帝正妃 氏曰孝誠皇后生母鄒氏曰仁壽皇太后
神廟皇貴妃鄭氏曰孝寧太皇太后元妃黃氏曰孝哲皇后
癸亥馬士英特舉 欽定逆案問徒阮大鍼命復冠帶陞見

士英奏冒罪特舉知兵之臣以共濟艱難事舉阮大鍼當赦其前罪
即補兵部右侍郎先是大鍼被廢寓居金陵與劉孔昭士英及內奄
李承芳交往甚密周延儒再召大鍼士英同勸萬金營求起陞而

先帝聖斷不可奪僅起士英至是大鍼日夜謀出山劾臣殿爭亦因大鍼
而發也士英乘高弘圖督糧江干即自擬旨阮大鍼果否知兵可用著
兵部召他暫冠帶來京陞見面問方畧定奪是時科道羅萬象唐元
恒王孫蕃陳良弼各具疏言逆案不可翻大鍼不可用皆不聽士英又
韓臣在兵言兵但知為朝廷用人不知其他上溫旨慰之

嘒魯公子翬請會師伐鄭隱公弗許翬圍許而行春秋削其公子且
斥其名胡康侯氏曰翬請以師伐鄭而隱公弗許義也翬以不義強
其君圍許而行無君之心兆矣是以及鍾巫之禍春秋去其公子欲
削之於未亂也況大鍼身在逆案逆案乃先帝所定誰敢奸之今士
英徇一己之私情擅擬復冠帶陞見正所謂以不義強其君者也其
無君豈在輩下乎北行之禍絲茲兆矣故於士英則削其官於大鍼
則詳書 欽定逆案問徒所以絕之者至矣

甲子況大鍼陞見

大鍼入見倫述見枉之繇高弘圖言大鍼若用必須會議馬士英言
會議則大鍼必不得用弘圖曰臣非力阻大鍼舊制京堂必會議乃
於大鍼更光明耳士英曰臣非徇私賄何所不光明也弘圖曰何必

不受賄一付廷議國人皆曰賢然後用之可也弘圖出即乞休

大鉞隨上孤忠被陷之繇疏云鉞於天啟甲子見逆璫魏忠賢與在外門戶諸人終携始合擅政弄權時為吏科都給事中力請終養以避其焰後蒙起用鉞守官太嘗少卿七十日即乞差還山攬跡窮山不入城市此忠賢擅竊威福皆鉞在山林息影惟恐不深時也且當天啟年間從無一官之躐一字之謬一椽之運甚且將傳內勒入鉞名於其中莫以殺鉞後快鉞與崔魏諸黨不惟風馬牛不相及且冰炭水火之不相容亦既昭然矣逆案究及於臣者蓋為鉞在科時孫慎行以紅丸扣議搃撼 皇祖母皇考是時 旨下九卿科道會議給事中魏大中上言內有張差崔文昇所謂 先帝之賊也張差所誅誰不知為鄭國春宜寬問主使又有李可灼之藥不合之崔文

并不備崔文昇之逆不逆之張差不明鄭國泰鄭養性方從哲之罪
不恭之三案不定宜悉置諸人以應受之法此皆大中大逆不道血口
污天語也鉞與同官正色斥之且語曰 三朝仁孝無間凡為臣子
處此安得以無根之言挑釁骨肉故堅持不出議單今 三朝要典
具在可覆按而同鄉左光斗迫臣出謀甚力此扎尚在臣不之應從
此大中與大中之黨恨臣入骨適臣俸在彼前思奪鉞首恒百計排
阻鉞浩然致歸黨怒不釋鉞與相國馮銓有文字交歸返涿州一暗
即行而大中門客汪文言遂誣鉞與銓以叩馬獻策夫鉞與銓在涿
州忠賢在深宮近侍其馬安在而叩之况相國今合家殉難而死生
平忠佞定於蓋棺矣後大中自以巧故奸人汪文言疏糾忠賢為忠
賢所仇被逮以死記光斗大中死於乙丑之秋而乙丑之秋正鉞躬耕

山居之日里中衿紳父老可問也又安得一身以督導耶至鉞合葬七年
通內一疏於中極論倡紅丸之孫慎行爲時所嫉此乃忠賢典刑以後
所條上者曾有半字爲彼逆惡解嘲者耶且當時倡造逆案之侯恂
今公然從賊爲工政侍郎矣主造逆案之輔臣韓爌公然開門迎賊
賊以安車迎入長安矣而素註中所云報復鉞有疏者即今受賊僞
戶政司務之魏學濂也而門戶諸臣乃欲以受賊僞命亂臣賊子之仇
口爲鉞孤臣孽子之定案豈尚有人心者乎今諸臣抵死攻迫鉞安得
不一直陳當日之情事以上告君父下告天下萬世哉馬士英又爲大
鉞奏辯力攻姜曰廣呂大器等護持局面阻抑大鉞

謹按當時既大鉞此疏將以掩其逆案之枉不知道所以自供也當
南樂借內修怨楊左嚴譴去國是時徐大化朱童蒙等俱中旨陞京

堂用大鉞以葉有聲薦亦中旨陞京堂用遂銜當少陟光祿正揚左
被連時也又爾時苟非逆賢所喜者一登故事即遭削奪大鉞既與
崔魏若水火冰炭之不相容矣何取京堂之中旨如寄而當少光祿
之推隨推隨用毫無阻撓何也點將錄抄布四方並無大鉞姓名彼
使有之有聲豈敢入薦剗乎此事理之最明者堅持不從孫魏二公
之議謂將以調護 兩宮出自臣子苦心誰曰不然乃欲以此居功反
坐諸臣以誣捏之罪則惡良極矣且欲取証於 三朝要典焉
典既屬逆賢纂修逆賢服刑已十八年要典即奉 先帝旨焚燬久
矣猶憊奉為聖書則其為逆賢私孽可知也叩馬獻策原指逆賢
進香涿州之日非指深居宮禁之日大鉞南歸適涿州正逆賢進香
至涿州萬耳萬目胡可掩也呂鵬雲並 督導之跡止以中旨京堂

即入逆案何況大鋪樞鈔諫之疏糾逆賢也。應山二十四大罪之條
斯時既糾逆賢者章滿公車豈皆巧故汪文書乎合弄七年通內一疏
則逆賢已敗先帝御極久矣猶疑論孫慎行楊漣左光斗諸臣無
一不與要典相發明夫瑞局已敗高思為護法沙門則瑞熒方張其
為贊導又可知也相國馮銓現今官崇內院位晉殿閣而証以合門
拘難不亦悖乎閩賊破蒲州平陽故輔韓爌合門灼難斯則萬口如
一者而安車迎入長安未之聞也督輔李建泰為賊所禮遇則人
耳目之矣姑摘其証控最顯者如此

工部尚書程註罷

起陞錢謙益為禮部尚書協理詹事府事

丙寅吏部尚書張慎言罷

慎言面辭上曰晉體未復卿已無家可歸沿途僑寓需召慎言遂
寓寧國孤孫問閩來侍慎言曰祖孫相聚足矣此輩後慎言嘗以
死孫扶櫬返葬故里

湖廣巡按黃澍奏前任巡按劉懋祚于永州被陷為賊所執以九
月晦殉節于祁陽巡撫宋一鶴于承天之變有武弁賴負之出一鶴
不可遂以身殉王聚奎奔數千里之地逃回省城日惟追比賊罰為
事直至新撫何騰蛟到任乃扁舟南下

史可法奏高傑奉旨駐揚人堅不肯納黃得功至儀真本為安頓家
眷而始傑者曰與爾為敵臣至亦疑之臣待之以誠勸其移駐瓜洲
城傑許諾臣因與約隨當移駐盱泗臣調停於兵民間漸可釋其嫌
情可法以傑悍不可制身入其營諭之見留不能出盡奪其兵章

妻俱經邀閱然後得達權遂不振

史可法奏淮人忠義碎偽牌教偽官擊敗賊騎於河上義兵集至二十餘萬聲勢甚壯賊將董學禮白邦政踴躍不敢犯又宿遷擒斬偽官請旨獎叙許之 馬士英叙東省偽官功以李元初為首

校嘗自俊為左都督自俊本革工曾負上避流賊之難

劉良佐奏臣開鎮臨淮士民張羽民等不服臨淮士民戈尚友等上奏叛鎮環攻生靈塗炭命撫按和解之

史可法奏 先帝用人原無成心傳宗龍孫傳庭起自累囚張鳳翔東組或馬士英起自成籍當吳牲奉 命南征以假唐通兵不至遲遲蒙趙則逸之可原者。國難之作劬臣殉節者誰孔昭何不思之慎言七旬冢卿一舉吳牲便以為罪不益輕朝廷而長禍亂耶

馬士英疏請申大逆之誅周鍾勸進未已上書請蚤定江南吳伯
叔周應秋周維持魏瑞門下兩世逆惡兄周鍾周銓均當連坐

州莽跋臣劉宗周疏一重藩屏劉澤清高傑有寄家江南之說尤而
劾之又何誅焉一慎賞敗逃之將而得封誰當不封者一嚴舊官
在官守而逃在使命而逃於去皆所不赦

宗周又疏先帝身殉社稷江南不聞隻騎北進宜誅者一却兵權
於局外首圖定策之功宜誅者二先帝誅璫鐵案前後詔書蒙
混勢必虎彪盡反將與問罪之師請嚴中外不職者始

通政使劉士禎請令北歸諸臣靜聽朝廷處分不得混行奏辯

御史朱國昌疏劾在逃巡撫郭景昌泊舟清涼門外欺歸疏辯國論

其撫楚撫晉種之罪狀有旨着驅逐

馬士英以清國攝政王所示南朝官民手奏聞請遣官賞詣北行

命太監王肇基督催浙福金花銀戶科羅萬象具疏論之肇仲即王仲也高弘圖以方身沈大錢事不便執奏請自任督催通肇基督之肇基督即上疏辭止

馬士英舉原任都督同知陳洪範北行議款

予已故大學士文某等謹

禮部尚書顧錫疇請削故輔溫體仁文忠之諡其體仁所推抑正人宜諡文某文肅羅喻義文介姚希孟文毅閩賊破河南原任兵部尚書呂維祺殉難宜諡忠節從之

陝西吏部署部事左侍郎呂大器罷

先是李沾上劾臣憤激有因疏內云當中府聚會馬士英手札移大

器迎立皇上韓贊周劉孔必無不允協恭明集議大器紹禮兵二印
紆迴不前臣等十九人以名帖進之從容後至議至日中不決孔必怒
形於色臣與郭維綬陳良弼周元春朱國昌歷階而上面折大器贊
周曰快取筆來因得俯首就列清晨迎駕大器尚欲停待而贊周已
登舟矣偕行者徐弘基暨良弼國昌也文臣啟事屢登武臣封爵朱
定所以有殿上之爭也嗣後士英突舉大鉞衆議沛然大器既直攻
士英畧云近年溫周擅權老成凋謝一時庸奸僨事中原陸沉皇上
中興一時雲蒸蔚起不意馬士英濁亂朝政夫士英非以賄敗達戍
借名知兵而為鳳督者哉乃挾重兵入朝覲顏政地南國從來瑞
一經唆撥而殿陛啞啞叱咤親至尊為贅旒矣逆案一書
先帝
定為亂賊大防而士英拉阮大鉞於御前徑授司馬布立私人竊恩

士莫有何勞績倏而尚書官保內閣倏而金吾世蔭也士莫亦

器狗私把持大器乞休遂罷

劉澤清疏劾吏部左侍郎呂大器又疏薦張捷等

澤清疏請誅大器指其起用王重掌選又指其比周言演祚謂演祚
為吳姓走狗殺周延儒以媚東林又疏薦張捷鄒之麟張孫振劉光
斗及在逃督撫王永吉郭景昌時士英欲起張捷而六鉞素恨演祚
故峻澤清出此疏

明武弁而搽大臣之短長閭外而預廟堂之黜陟上下易位冠履倒置
至此極矣按演祚隸康辰特用任德州兵備壬午冬范志完入援畿兵
淫掠演祚據實奏聞志完速問事連延儒然延儒之得罪緣於王之心
李國楨而成於蔣拱宸非閩演祚也况時吳姓已蒙譴去國便祚果

能効力何不留姓仍正撥席耶至起用王重以為可誅而降賊之永吉
失事之景昌儼然為舉此則當如何等刑也且然兵不言勦賊而使
捨孔昭之遺唾唾逆黨之餘反惡莫大焉故制其爵以著其罪

追復 懿文太子謚曰孝康皇帝廟號興宗追上 建文帝謚曰讓

皇帝廟號惠宗 景皇帝廟號代宗

明海內望此典幾百年餘矣至是始克舉行詳書於冊深喜之也

丙子湖廣巡按御史黃澍面糾馬士英於朝

馬士英罷尋復令視事

黃澍入朝同承天守備太監何志孔求召對既入澍面糾馬士英奸
貪不法浪與語俱下上大感動願高弘圖曰黃澍言殊有理卿職之
命遣卿履前澍蓋數其罪士英不能辨一語志孔亦前論其國五行

私諸罪贖贊周叱志孔遜曰御文言事是其議掌內臣操搢珠傷國
體士英跪求處分適跪謝前謝以笏擊其背曰願與奸臣同死士英
號呼曰陛下視之上播首不言良久諭曰卿等且出贊周即執志孔
丙夜上諭贊周曰馬士英以大臣所為如此宜行退避士英遂歸寓
引痰盡移直房器具以出備以金帛分餽福邸舊卷田成張執中二
卷向上泣曰皇上非馬公不得立若逐馬公天下將議皇上背恩矣
且馬公在閣諸事可不煩聖慮可以優游行樂馬公一去誰復有
念皇上者上默然田成即傳諭士英著即入直辦事隨有旨何亮
本當重慶輔臣丞為求寬具見雅量姑饒他時有民謠曰要做奸頑
種田欲裝吸莫問馬

張書馬士英罷甚之也書復令視事惡之也士英擗可法逐張呂引大

鉞奸狀顯著以黃澍之糾勒令罷位深合遠佞之用矣何惑於二奄之
謀擅令入直是二奄為政人主若瞽旒然嗚呼君不君臣不臣天下而
以傾也詳書於冊以見去佞同於拔山所以為後世永鑒也

忻城伯趙之龍䟽請改 先帝廟號

之龍奏 先帝不當廟號曰思：非美字蓋謚號係高弘圖所定
李沾冲䟽投之龍使奏之為遂弘圖地之龍實不識一丁也

起陞徐石麒為吏部尚書正心一刑部右侍郎

陞張有譽為吏部左侍郎程世昌右僉都御史巡撫應天

陞何應瑞為工部尚書何楷戶部右侍郎徐人龍兵部左侍郎

晉謝陞少師黎玉田太子少保盧世澐工部右侍郎王應華光祿寺

卿俱克山陵使祭告 先帝 先后祔葬

呼已故大學士劉一燾謚文端賀逢聖文忠

清兵入德州

漢王走死謝性盧世淮迎降馬元驤南奔

細臨清中軍張頤榮報稱攝政王命額真孤山大總兵駐德州侍郎王
整永招撫山東又塘報青州東昌臨清兗州皆服惟濟寧未降

濟寧傳報欽命孤山額真石等奉攝政王令調集兵馬巡視山東所到地
方官民俱出郊迎接運者以抗師治罪

北歸諸臣南下再次上聞兵備凌弱已受清巡撫山東之命與守道
于連耀出示稱順治元年此駒於南京亦發疏不紀

國子監典簿李模疏畧云推立一事皇上不以得位為利諸臣安得以
定策為功鎮將事先帝非有桑村之効事皇上未彰汗馬之勞議

法當在戴罪之科而予以定策之功其何敢即安臣不願見光復未緣而國體先壞也

平湖監生陸澹源疏為兄原任兵部員外陸澄源奏辯詞奉國本三案并誣光祿寺卿許譽卿通政使劉士禎特出疏駁之

後譽卿疏辯畧云當年諸臣以翔戴光廟為正今日諸臣以翔戴皇上為正均從偷叙起見耳光廟母子無間光帝身殉社稷何嫌何疑而小人無端播弄假手於澹源光帝久任溫體仁養寇贖禍使得生榮死寵竊謚文忠皇上追削萬口稱快澹源乃滿口頌其平章之功甚矣若輩之敢於黨奸欺上也

巡城御史朱國昌奏東洋地方有數百騎騷捉男女口稱奉命打糧體潭把總王某不行守禦反覲之以牛酒犒敵之下豈宜有此

北將于永綬等渡江借住京口浙江都司賈之奎適領兵至賈丞相
而聞北兵逆焚東門外民居殺俘數百人浙營兵官李大開傷重即斃
該勇衛營命太監轄督周提督 允馬士英請准增淮揚兵三萬
總兵杜弘斌提督大教場楊振宗鎮守安慶趙光遠提督陝川
總兵丘壽鎮守山東黃斌卿防禦鎮江副總兵吳志英鎮守吳淞
封常應後為襄衛伯世襲叙翊護之勞也 賜福建總兵鄭芝龍蟒衣
鳳陽太監谷國珍請教書內閣撰文給之國珍於御前自增始總督行
事四字 順天巡撫楊鶴浮海至懷遠侯常胤緒薦之命預會推
塘報陝西全陷馬士英請亟獎趙光遠時光遠已降賊矣 趙之龍為序
班黃家萬擢鴻臚寺少卿 管紹宣請遴選內閣誥教房諸官各以贊納授
改內官監為朝殿 命製金璽代玉 命選淨身男子 命領山東榆陽功

命戶部清查十七年練餉明年全免 江南安撫御史和彪住請留
漕米十萬貯鎮江 萬元吉請卹陣亡總兵猛如虎及監軍曹心明
夏允彝余颺嚴錫命文德翼補吏部四司官

魯王泊舟鎮江請於附京簡僻地方安頓 德安王僑居廣信

韓高墻罪宗七十五案凡三百四十一人 下被逮即撫王永祚于獄

禮部奏唐王殉難 吉王子惠煊報吉王播遷道堯

命崇王二子僑處台處二府 惠王寓居肇慶

秋七月改文選郎中倪嘉慶為戶科給事中

明部員改授科道者有矣惟吏部則否改授必繇負外主事而即
中則否嘉慶此舉誠屬初見特書于冊志以制也

御史科都給事中章正宸疏畧云兩月以來文史錫鞶矣不聞獻

試武臣執關矣不聞公戰老成引退矣不聞敵懷諸生捲堂矣不聞
請饒北兵已鎮燕都動搖山東當國大臣但船述邪說損威屈體
德天下忠義之氣臣切羞之

戶科熊汝霖疏畧云四鎮以殺搶封伯百姓頭顱何辜而為此革
之功名地乎今儼然佐命矣收拾恢復為中興名將豈不更快況且
一鎮之餉多至六十萬勢必不能供何不做古藩鎮法在大河以北
關也設府永盟帶劍而逼處此堂與也萬无言乃云城外之屋宇應
讓與兵誰非民業而拱手讓乎近聞釐金求進者實煩有使則當
事諸臣亦宜極省前事倍憐肺腸也

又史可法奏丘茂華口稱吳三桂師次慶都縣建立大清國順治元
年旗號迫人剃髮

張鳳翔家眷與楊仕聰同行過南京領詔官即同南行借臨清兵自衛凌烟預戒兵丁言北兵無送人南下之理至濟寧即返

時馮銓謝陟李運泰俱降於清為內院大學士王鰲永總督山東河南方大猷署山東巡撫事張維機楊汝成從陞至山東方大猷遣牌送至濟寧登舟

命黃淋速回湖廣料理恢復承兼命金聲桓駐防淮揚

命四鎮各帥所部兵將馳赴督輔軍前調用皆不奉詔

加李際遇劉洪起總兵防禦河南時關賊出潼關道雒陽攻密縣忝將夏有光報探至臺兒庄知關賊現在平陽整頓兵馬太原路安鄉紳富戶盡徙入陝西又遣偽將馬科入四川招撫保寧等處劉澤清薦大將馬化豹栢永馥命聰督輔題用

定京營之制視北京以杜弘械揚禦蕃年文綬補三大營總兵

陞劉之渤范鏞俱右僉都御史巡撫四川貴州

追削已故大學士溫體仁等官蔭

從御史鄭友玄之言也溫體仁周延儒薛國瓊三人生前官爵蔭子俱行削奪以為作姦不忠者之戒

辛卯迺遣左懋第陳洪範使北

懋第以母死於北軍願與洪範同使至是懋第加兵部右侍郎經理河北關東洪範加太子太傅馬紹愉加太僕寺卿

禮部尚書顧錫疇進恭擬祭告 陵園文祭告 大行皇帝 皇

后文其三桂封爵制書敕諭鐵券黎玉田高起潛敕命又宣諭北京人民諭文宣諭建州諭御書一 二 呈覽

懋第疏臣銜以經理河北聯絡閩東為命夫河北則山東北直也閩東即遼東也遼久屬建北直近亦為建所踞山東雖殺偽官遍地皆賊臣家人來云膠州一帶賊至二三十萬則不啻向化可知也經理實有封疆之責以封疆重寄之銜而往議金繒歲幣之事名實相乖此銜之當議者也馬紹愉昔年赴建講款為建所折奴顏婢膝建賚之參貂臺臣陸清源糾之其與建交情源淺臣誠不知但聞其私許建金十萬兩銀一百二十萬兩遼人誦說臣不便與之同行也

曠聞賊負不共戴天之仇吳三桂乞援於清立掃而驅除之雖寸磔尚稽天誅而與尸亦稍吐氣爾時為廟堂計者自應厚其金幣隆其禮貌妙選其人而鄭重遣之如其宗使鄭公而遼主聽命武侯擇鄧芝而東吳締盟庶乎兩國之好可成南北之爭可息矣今懋第雅堪

應選而俱以洪範紹愉佐之且所頒三柱玉田諸詔種之指揮有周
嘆語如是而欲祈事之濟難矣書廷遠懋第洪範而紹愉不書何
微之也春秋之例所謂以其人而微之者也

康子上視朝

上生日也受朝賀於行殿勅目皆進禮賀上皆受之

雖有國家者不患貧而患不安況在萬乘豈其患貧乎今下以貨獻上
以貨取是君臣相率而接以利也然而不亡者未之有也此止書視
朝何春秋之義為尊者諱故隱之也

康成內批世張有譽為戶部尚書大學士高弘圖請收成命不聽

馬士英欲用中旨擢阮大鍼適戶部尚書周堪賡久不到任而有譽
廉慎為人所稱士英遂借以開傳世之俸門特隆內旨擢用弘圖以

不經會推繳選成命士英傑者特用出自朕裁卿不必過為疑揣仍
著遵前旨行

明此內旨也不曰內 旨而曰內批何也不與其為旨也若曰此乃士
英今曰成策批出云爾於上無預也有譽賢者也賢而用之此盛典
也弘圖似可無執奏矣曰否使此舉出於士英之懿好則為盛典今
借為大鍼之蒿矢則為亂政弘圖之執奏深得古大臣之義矣然則
為有譽者宜奈何堅以疾請力辭不赴可也倘堅以疾請力辭不赴
或致謹誦李何曰名節與官爵較執輕執重使果以是蒙譴張侍郎
之名千古矣區區馬家之尚書庸足貴乎直書于冊蓋深惜之也

南昌宗生統錫疏評大學士姜曰廣等

馬士英欲去史可法以獨居定策之功劉孔昭亦欲去可法以專任曰

仰既大鍼志曰廣欲并去之於是大鍼屬州募統鑰使上之既而
詆曰廣穢跡又斥其包藏禍心詞連史可法張慎言呂大器等疏入
高弘圖稟擬究治上御內殿召輔臣入上厲聲曰統鑰吾一家何重
擬也且責弘圖請召可法為非是弘圖抗辯士英默無片語上每語
必左顧田成明有指授者弘圖曰廣供引罪杜門後校此鑰為休人
從大臣國君之陪二辱大臣是辱君父也故孔子對魯定公則曰君使
臣以禮臣事君以忠對齊景公則曰君：臣：今朝廷之上惟一田成
復有孔昭大鍼輩交構其中妖氣充塞而統鑰諸孽種：見告君不
君臣不臣惟有粟吾得而食諸次年之北行宜其及矣春秋不事
廢而事應吳存比事以觀豈不深切著明也哉

統鑰疏評大學士姜曰廣

大鍼諸人怨曰廣甚統額一疏猶未愜意右諭德李明睿與曰廣同
邑相惡大鍼嫉明睿奉之明睿辭乃募建安王統鏐再出此疏

明統額之疏猶曰宗生不辨菽麥者耳統鏐固建安王也堂：潘王
乃為之鍼等所驅使無良極矣削去其爵斥之曰計蓋深絕之也

附吏科都給事中章正宸疏直陳銓政事一名器宜慎定策者既茂
厥賞其餘人自請叔十倍增官輦金不供刻印寧免爪李之訪一職
掌宜專用一人獨歸吏部今有咨送者有薦舉者有徑自奏討者冢臣
所職幾何一封疆宜肅文武共事封疆不斬悞國之臣不激報國之
氣一廢官宜銜爵重則人乃勸法守則士知恩累：起廢不自靜聽
豈不聞律有罷吏不許入國門之禁乎

集寧候朱國弼以不預會推冢臣疏爭非制工諭出何典故

劉孔昭疏薦徐良卓異諸臣內有馮大任則貪墨最著者

劉孔昭疏薦錢位坤言位坤曾經吳三桂枚用忠實可信都門兩刻國變錄乃奸徒借題害人不止繫繫受屈請至用位坤

朱國弼劉孔昭合疏條陳新政一吏部用人必勅臣商確一各部行政必勅臣面定一皇上圖治必勅臣召對

戶科熊汝霖疏言內外交通神荒互借飛章告密墨敕斜封此尚可為國乎夫有嚴旨

授諸王涂仲吉諸永明為翰林院待詔仲吉前有疏救黃道周葉廷秀迭杖遣戍永明執贖見道周於獄亦被繫時顧錫疇署吏部印特疏薦之故有是命

真定知府丘茂華等自稱固守臣節不從清關史可法以聞

湖廣巡按王澍為馬士英所劾辯疏云麻城方生周文江為獻賊偽兵
部尚書引獻賊破武昌有錦衣遣戍劉僑托文江進美女玉盃古玩數
萬金於獻即用僑為偽錦衣大堂叱左良玉恢復斬黃僑削髮執逆
送赤金三千兩女樂十二人於士英今年四月士英委黃鼎署印麻
城麻城洵：幾亂卿紳請臣彈壓僑獻銀三千兩助餉臣批云正苦
無糧真可愧挾賞竭賊者仰漢刑官收貯臣意亦隱而諷矣既還武
昌黃鼎代為解銀一千兩玉帶二圍珠冠一項臣又批云軍中無婦
人何用珠冠大功未成不須玉帶仰漢刑官變價濟餉臣巡方樹門
收支皆有司存士英據僑秘書誣臣試命士英將臣原書呈覽則清
濁立見矣

起陸陳龍王禮部祠祭司員外張采儀制司主事

劉澤清請襲封吳襄使三桂斬感劉孔昭奏吳三桂父子勅忠宜加殊禮時舉朝皆知三桂無心於明而諸人故欲崇之已寓賣國之意矣命御史陳蓋募兵雲南先携三萬金供餉 御史朱壽圖巡按四川命發米十萬石給山東撫鎮 授開封推官陳潛夫為御史巡按河南聞賊偽將宋朝臣兵至杜勝集舊職方郭獻珂適在村居召標將張成初與戰於桃園賊兵潰追斬朝臣

禮部題錢謙益陳盟管紹寧俱以原官充經筵講官秋講屆期也朱國弼劉孔昭各請增家丁營將祈戶部給糧

命潞周崇普四王僑寓浙東 惠桂二王駐廣西昌平巡撫何謙南歸兵科陳子龍疏糾漕儲副使莊應會督漕狼籍

蘇松巡按周一敬請表已故舉人張世偉願雲鴻下部議後部覆請

俱贈翰林院待詔允之

嘗熟進士王曰俞請表長洲生負許琰琰聞 先帝之變行吳於市自

縊不死遂投於河

予翰林汪偉謚文烈御史王章謚忠烈

予開國功臣桑世傑等謚

世傑謚忠烈俞廷玉武烈汪興祖武愍茅成武烈丁普即武即韓成

忠壯花雲忠毅

予傅友德等贈謚

穎國公友德贈麗江王謚武靖宋國公馮勝寧陵王謚武壯

予章謚等謚

謚謚莊敏桂良彥敬裕唐鐸敬安劉崧恭介何真恭靖葉居昇

忠愍

八月丙辰朔命番役緝事

是日上受朝畢命錦衣馮可宗遣役緝事刑科袁彭年疏言殿衛緝事非治朝所宜馬士英票旨責其狂悖沽名降三級調外任用明睢宋王安石為政始置避卒秦檜用事察事之役布滿都城今士英不取往古名大臣而首法安石與檜之設施耶然安石雖以新法禍宋而原其初意原有堯舜君民之思檜固云賣國縱敵而駕馭諸將實有引伸籠絡之用今士英於二奸無能為役而徒法其亂政是又二奸之罪人也直書於冊所以著其惡也

劉澤清疏劾左都御史劉宗周

澤清等縱兵南下大掠淮揚殺人無算莫有敢聲其罪者宗周首出疏糾之謂澤清高傑皆可殺姜曰廣票優旨下史館紀錄士英

乃族澤清與姜劉為難至是澤清具四鎮公疏劾宗周指疏稱州
界孤臣為不忠既上以稿示侏：驚曰我輩武人乃預中朝事乎
黃得功馳奏辯實不預聞士英陰尼之不得上士英擬旨憲臣平
日原以議論貳重蓋刺之也

發此四鎮公疏也而獨目澤清何誅首惡也侏與得功自明不預其
情可原矣故獨目澤清而削其爵以著其罪

附給事中陳子龍疏道中使四出凡有女之家黃紙貼額即持之而
去閭中騷然明旨未經有司中使竟自搜掠殊非法紀又前收選內
負虛名本市井無賴自宮希進昨聞遂有父子同奄者先朝劉瑾親
忠賢胥壯而自宮者也

御史朱國昌疏據北城士民呈稱屢選嬪妃必選司州縣限多定年
地方開報今未見官示息有棍徒哨克打入人家不拘長幼舉行擄
去但云大者選侍官婢小者教習戲曲街坊緘口不敢一語

戶科熊惟典疏言魏國公徐弘基特薦張捷亦見劾臣之勤於薦更
與夏朱統鑽誣詆姜曰廣污及家庭賤昧如此不行奉教將朝廷設
立言官何用

御史朱國昌疏往者賊入都門自閹部以至庶僚有一不青水小帽叩
首賊送者乎夏賊衆已去又思藏頭露面駕言不屈潛跡覓線冀煉
死灰如何瑞徵梁兆陽等萬口唾罵矣若劉大鞏等廉恥蕩然當與
周鍾等並行正法者也

陸沈猶龍兵部左侍郎王滌右通政姚思孝大理寺少卿
陸王廷臣管紹寧禮部左右侍郎沈胤培太常寺少卿

陞郭維經左僉都御史協理都察院事

陞朱之臣刑部右侍郎劉士禎工部右侍郎文安之正詹事

改賀世壽戶部右侍郎總督倉場

起陞楊鶴丁魁楚俱兵部右侍郎魏總督川湖雲貴魁楚總督兩廣

起補王志道戶部右侍郎易應昌左副都御史協理都察院事

起補張鳳翔梁雲構俱兵部右侍郎添註

禮部右侍郎管紹寧疏請遣使祭告 先帝 先右梓宮訪問

東宮二王消息時傳 東宮二王沉落民間故紹寧出此疏

諭刑部逮定從賊諸臣罪案

諭云所擬從賊諸臣如領兵獻策即在廢僚豈可末減督撫總兵降賊情罪極重豈可列二等京卿科道翰林受賊偽命豈可止令

封疆大吏聞變倡逃豈止於流獻女獻婢豈止於徒詔臣負恩辱
國至此須有定案昭示天下

戊辰太后至自河南

初馬士英言太后寓河南郭家寨嘗守義家高傑部將王之綱曾招
撫李際遇可遣親隨內負往際遇處密諭其具舟於河護送至徐州
七月初旬命具儀律迎之是日從鳳儀門入辰刻上迎于午門隨諭
戶兵工三部奏后光臨限三日內搜括萬金以備賞賜

諭工部行宮湫隘亟修西宮刻期告成以居太后

御用監太監諸進朝請給工料錢糧備辦龍鳳牀座及牀頂架一應
器物并宮殿陳設等項約數十萬兩工部尚書何應瑞侍郎高傳
合疏言點金無術懇祈崇儉

工部又言光祿寺咨稱器皿共一萬五千七百餘件該價銀六千八百六十餘兩厨役衣帽工料銀九百四十餘兩今寇虜方張索兵索餉動以千萬計將何支望皇上一熟籌也

浙江東陽民亂

先是東陽之變實繇許都，故尚書弘綱之孫任俠好義縣令姚孫棊借名備亂橫派各戶輸金而坐都以萬計炮輸數百金孫棊大怒摘都所刻社稿姓氏指為結黨造反執而桂梏之時輸金者盈廷開然沸亂有姚生者拉孫棊於座按之毋墀答之群擁都為主巡按左先先聞變即詢台兵行勦所至屠掠東陽義烏湯溪諸民各保鄉寨拒敵台兵大敗先先遂以許都反上聞紹興推官陳子龍謂都實非反者遣生負符若來贖書諭之都即率同事十二人詣杭州獻

子龍為之請先不許悉斬之而盡隳孫禁之罪至是餘黨自引
逃兵復亂迺撫黃鳴俊疏報有旨左光先誘殺許都不得善政以
致煽動著黃鳴俊即相機勦撫

附戶科熊維典疏畧云臣現目前大勢即偏安亦未穩兵餉戰守四
字改為異同恩怨四字一二人之用舍始以勛臣繼以方鎮惟筆舌之
是爭良可歎也且以匿名而逐舊臣以賤賤而恭軍輔飛章告宴端
自此始嚴行之害橫者樹威默者牟利人可為叛逆事可作營求
先帝十七年憂勤止有嚴衛一節未免欵怨先帝厚待宗藩而聞寇
先逃誰死社稷保舉換授盡是殃民先帝隆重武臣而死經敵愾十
無一二叛將跋扈肩背相望先帝委任勛臣而京營銳卒徒為寇
藉先帝信任內臣而開門延敵且諜傳聞及今踵之尤甚於舊臣

誠不知何說也

兵科陳子龍疏畧云中興之主莫不身先士卒故能光復故物今陛下入國門三月矣人情泄沓無異昇平清歌漏舟之中痛飲焚庫之下臣誠不知其所終矣其始皆起於姑息一二武臣以至凡百政事皆因循遵養臣甚為之寒心也

起陞申紹芳戶部右侍郎江北督餉樊一衛兵部右侍郎總督川陝封福建總兵鄭芝龍為南安伯

陞瞿式耜應天府丞徐一范鴻臚寺卿蕭士瑋光祿寺少卿起陞趙其杰右僉都御史巡撫河南

時阮大鍼出山之志甚銳馬士英借危疆為名欲以河南巡撫昇之眾議持不可乃用其杰其杰貴州孝廉士英至戚也

劉澤清疏劾大學士姜曰廣左都御史劉宗周

澤清始疏劾宗周勸上親征以動搖帝座奪諸將封以激變軍心再疏劾宗周疏稱州莽派臣為不臣請加重懲至是并及曰廣指其謀逆杜稷其克詞克悍甚史可法詢之四鎮皆以不知對可法遂具疏言此疏乃黎止之巧鬼澤清隨具疏言此疏實出其手因可法偶問偶混答之馬士英方快心於逐姜劉用大鉞票旨云這所奏知道了不復致詰從此大柄益倒持矣

睽澤清以武夫而強預舉錯之權固已悖矣至公然驅逐正人甘為群奸効命逆莫大焉當斯時也文武一心內外協力士英大鉞輩方相慶幸謂天下事惟所欲為莫余毒矣究之士英僂尸於江上大鉞碎身於仙霞澤清傳首於西市亦何益哉後之謀國者而明此義當

亦憬然感悟然知飛矣

達原任南京禮部主事為民周鑣山東僉事雷演祚

周鑣於先帝中葉建言削籍與演祚等高自標榜而痛抑逆案中人既大鍼恨之刺骨至是糾疏授統鑣專攻二臣并及姜曰廣蓋演祚為戶廣康年所取士馬士英欲借此迫弘圖曰廣之去逆案速問有違矣仍書其官河明二臣之無罪也二臣無罪而達所以著士英作威之實也而群奸背公樹黨罔上行私之罪昭灼不可掩矣

內批起補張捷為吏部左侍郎

章正宸疏爭內批用張捷非制有旨前解學龍薦葉廷秀亦徑批
陛何以寂無一言

明登內批一再降姜士英革蓋借為翻逆案也正宸身為史恆之長

自當據法再奏不應以一疏了事然爾時內外之械已成雖有智者亦無如之何矣是以君子痛恨於士英也

賊張獻忠圍成都破之瑞王遇害前任巡撫陳士奇等死之

春間獻賊自岳陽渡江至荊州盡奔舟楫率步騎數十萬入夔州六月陷涪州蜀王告急於南京請速發兵西勦獻賊順流至佛圖關守將望風而逃遂進衝重慶前任巡撫陳士奇在城悉力拒守四日而陷獻賊盡屠之老幼無有存者壯丁割耳鼻斷右手驅至各州縣不降者祝此為例自是所至解甲投降勢如破竹士奇及道府等官皆死之瑞王從漢中避難在城破闕官遇害

賊張獻忠破成都蜀王遇害巡撫龍文光等死之

獻賊至成都官民內潰遂不能守蜀王闕官遇難巡撫龍文光暨道

府各官皆死之溫江知縣施之炳已陞姚州知州陳撫留加僉事衛帥
千人訓練城破自刎死推官劉士斗華陽知縣沈雲祚同日被譽仁壽
知縣顧繼勳已降復殺成都知縣吳繼善已遁矣有同年某先在賊
營招致之吳出授偽官妻子俱入營中後為賊草祭天文內一語賊疑
為譏刺夫婦相對受極刑獻賊大索金蜀紳士至成都皆殺之既
而懸榜試士諸亡遠近爭赴賊以兵圍之擊殺千餘人遂奪有川
中偽僭大號偽改元義武以徐以顯為偽丞相潘應鰲為偽中書
舍人後逆閻敗奔陝西益發兵攻漢中陷之獻賊據險自守不敢
出遣人與逆閻議和不果未幾獻賊亦死

錙禮科袁彭年疏偽吏政侍郎喻上猷將荊州紳衿開薦江陵舉
人陳萬策李開先在所薦中不受偽檄萬策自經開先觸牆死

加綱戴新恩可法少保士英太子太師弘圖曰廣饌俟太子少保

劉澤清疏遣取之計募數十萬之兵儲數十萬之餉餉十餘萬之馬
匹器械酒整頓一二年乃可渡河惟恐姜曰廣劉宗周不得壹勝為
快臣不能隨輔臣急於一渡也今北兵已入臨清會師南下關賊已
遁雒陽攻密縣如此光華北兵不至河關賊不至江寧止也

淮安自路振飛王燮募集各防義士同心協力頗成軍團二人去任劉
澤清公行整踞散遣義士築營者藉之部下劫掠村落鷄犬一空
與田仰日夜酣飲清兵南下有問作何備禦者澤清曰吾為擁立
福王而來以此地供我休息萬一有事吾自擇江南一善地去耳
陸東槩克東兵備郭正中克西兵備俱山東副使

凌駟馳奏亟乘機恢復命巡撫王燮總兵丘磊速馳山東赴任又改

凌駟為御史巡按山東勸功空扎三百號 劉良佐移鎮壽春
左良玉開鎮武昌左夢庚惠登相俱加都督僉事

克東兵備郭正中奏清兵下東省 貴州巡撫范鏞奏蜀寇猖獗
行將順流東下 蕪湖主事陳道暉奏鈔關稅銀被賊入署掠盡
封船在我大興伯叙勦護太后之勞也 封共三桂父表烈國公

馬兆裁補禮科 成勇補福建道 考選推官吳迪等知縣吳春棟等

太監孫象賢自北來以溫旨留用 太監蘇養性請自先保春花園火

傳太后諭遴選中宮群奄因肆行騷擾道路以目 偽太常寺丞項煜

等連到 長安街遍粘匿名謗帖誣謗吳姓劉宗周等皆出李沾手

總兵杜文煥提督巡捕 馬士英薦汪碩德兄弟招募水師進船

連降賊巨戶都右侍郎党崇雅祭酒韓所蘊平陽知府張嶠然

太后南來加恩可法少傅士英少保

九月丁亥內批特授阮大鍼兵部添註右侍郎

安遠侯柳祚昌疏急用忠幹之臣等事奉旨阮大鍼前陛見奏對
明爽才畧可用朕覽群臣所進逆案大鍼並無贊導實跡時事艱
需人幹濟着添註兵部右侍郎辦事群臣不得仍前把持漕糧
左都御史劉宗周疏阮大鍼進退關係江左興亡乞寢成命有旨切責
兵部主事尹氏興疏畧云 意廟時崔魏煽虐士大夫喪耻忘君幾
成苞苴之國垂至 先帝末載 天子下席諸臣或匍伏而救得成敵
策以梯榮昏忠孝不明之流禍也申罪討逆司馬職也今抗顏堂上者
一逆案之阮大鍼即行檄四方何以折叛危將軍之氣占者破格求才
惟曰使貪使詐不聞曰行逆若逆案可翻則崔魏亦可卽周鍾諸孽

皆可使才宥過矣

大鍼從廢籍起宜書起陞此書特授何不與其為起廢也蓋曰此欽案問徒之人士英以私交之誼特拔之因伍之中云爾或曰先朝列忠宣部忠介諸臣非自廢籍中推用者歟曰忠宣諸臣或以抗在中瑞或以觸忤權輔皆忠貞自矢名著天壤雖在廢籍何損若大鍼楊維垣輩是逆柔之遺孽而先帝刑僇之餘也豈可同年語乎詳書于冊所以著士英黨逆之罪也

內批蔣鳴玉梁應琦授給事中鄭瑜秦鏞補御史

內批陞福建副使郭之奇為正詹事

得制凡錄翰林外轉者始得仍轉官詹若經庶常散授臺省部曹者雖循資直上亦不得玉署之堂又監司內轉必敘一級如布政二

品止陞三品京卿之類是也今郭之奇以戊辰庶嘗散授禮部歷任副使一旦躡躋正詹此何說乎據事直書而士英顛倒舊章拘私蔑法之罪著矣

陞何楷戶部左侍郎錢元愨太僕寺少卿劉若金通政司右叅議
辛卯上始御經筵

甲午大學士姜曰廣前

乙未左都御史劉宗周罷

丙申內批例轉給事中陸朗留用

陸朗既例轉以三千金餽內奄即傳旨着留用冢宰徐石麒質之內奄曰已進御前矣石麒具疏言朗雖私狼籍應得劣轉交返內臣臣俾留非法朗即勅石麒結黨欺君把持朝政無人臣理而同轉御

史黃耳鼎亦疏言昔之按秦陳演陷臣不測今之例轉檢石麒麟謀
暗害

嗚善人國之紀也無善人則國從之今兩日間善劉二臣相繼進位
隨有淫胡之事紛而起是尚得為朝廷乎嗚呼誰秉國成坐置於
此千載有餘痛焉

清兵入宿遷

陞王濬右僉都御史巡撫登萊

陞宗敦一張鼎延左右通政章正宸大理寺丞

馬士英請州縣童生納價免考

士英請令童生納銀准送提學收考後溧陽知縣李思謨爭非語
不肯奉行士英忝劾罷職

嗚呼大典也而導之以納價是明示以君臣父子兄弟去仁義惟利以相提也夫放於義推之天下國家而可行放於利必至篡弒奪攘而後厭直書于冊而士英贖貨厚國之罪著矣

復劉僑原官紹舊供職

嗚國家之敗繇官邪也官之失德寵賂彰也劉僑降賊行賄鬻黃澆跡中已鑿言之矣乃士英毫無顧忌公行濫用其蔑法亂紀日中寧復有朝廷耶故特書以著其罪

下布衣士英明于獄

奉化布衣方翼明疏政祈克終事指摘馬士英等有旨送刑部問罪
明發宋徽宗數為微行正字曹輔上疏極諫余深曰輔小官何敢論大事王輔奏才重責輔無以息浮言遂編管輔于柳州今士英孔昭等

朋比為奸朝端顛覆日甚大臣不能言小臣不敢言而布衣言之正當破格旌獎以勸來者而反下之于獄是去英之心猶然余深王黼之心也故曹輔遠竄而靖康之辱兆矣冀明下獄而北行之禍決矣
陞李沾左都御史掌都察院事逮致仕吏部左侍郎呂大器

再賞定家功擢沾今職沾圖奏大器當日阻難也藏禍心故逮

明此時事勢為何如哉僕力共事猶恐不勝乃汲汲於杜怨乎况大器原無可逮之罪乎書遠大器於沾陞官之下所以著沾逆意殺人
之罪也垂訓之義明矣

遼湖廣巡按御史黃澍

士英欲雪黃澍面料之辱無機可乘乃州疏覓楚宗朱或讓使工之言澍在楚凌逼宗宣即稟旨逮問黃澍奏辨士英復稟旨欲讓官莊刺膚

何至千里叩關

後段或誤為推官

噉黃澍面勅士英者也或誤之疏誰不知為大錯屬特况或誤讀以推官將公然修怨而無忌矣澍豈肯從於僂乎故於澍與大器之述並書于冊以見清君側之兵所繇起也而士英與沾批禍辱國之罪此其案也

緡御史徐養心疏八自德州來者云山東有清國巡撫方大猷在備張安豫牌到濟寧宜敕王燮登為防禦聞賊使孟長庫某江陵城獻賊復有犯荆州之檄萬一順沅而東九江蕪湖處一單弱不戢以金陵為孤注耶總督正法者止熊文燦耳其他一味欺飾失律之罪謂何吏科熊汝霖疏言獻賊現踞重慶聞賊將至成都意在順沅東下北使諸臣所恃為緩清之要著也左懋第請兵請餉望眼高懸王燮

數印未領馬價未給此何時而尚容姑待乎皇上既以阮大誠為知
兵即當置之衝要若但優游司馬之堂樞輔已饒為之何須添此

淮揚巡撫田仰疏為劉澤清請餉有言東南餉額不滿五百萬是
已給三百六十萬豈能以有限之財供無已之求田仰著與劉澤清
通融措辦時澤清造宅於淮安深遠壯麗無比大興土木日費千金
田仰與之共事但知請餉而不知餉之所從用也

浙江巡按任天成疏浙江鄉紳金汝礪繆況身污偽命張噴共方九
呂為賊親任一婦一未婦李桐徐家材俱授偽職庶吉士曹鼎其爾
陳觀學濂為賊所留止學濂痛憤自縊諸律猶戀身家臣擅安容
命驅逐原任尚寶司卿黃正賓先帝初登極正賓疏奏徐大化潛往
京師奉旨著五城驅逐阮大誠甫出山亟以此答之

大理寺卿鄭瑄疏蘇松督糧道程岫方能可大用適有卿仲彭秋
祥事要事相訐有旨着該部從重議處

選淑女黃氏郭氏戴氏送內命再選 太監釋贊周再選進六名
工科李維樹疏日來道途艱澁不擇配而進門皆云四王兩中貴強
取民間女以備宮牋有方士營揚寡婦家少女自刎毋亦以并亦太
不成舉動矣

述東陽知縣姚孫斐吏部覆其貪酷激變地方故述

陞馮廷綸福建布政使孫朝讓福建按察使

命黃得功移鎮廬州高傑徐州總兵王九成駐岳州馬進忠荊州

左夢庚掛平賊將軍印總兵盧鼎協守武昌杜弘核出鎮池太

內閣題授中書百餘人 陞周汝璣福建左布政葉重華廣西按

察使 徐之恒補御史余鵬補文選司主事 楊文魁監軍鎮江

總兵黃斌御駐九江鄭鴻遠駐鎮江黃斐駐采石

高弘圖請開館修史又請設起居註 安遠侯柳祚昌乞侍經過

王揚基李乾德各戴罪往督輔王應熊軍前督畫

馬士英奏補張成禮都督僉事充山東總兵官 加王之綱道冠將

軍充河南總兵官 許定國報擒獲陳州偽官患在公等

賜降賊被殺太監李鳳翔謚恭壯子弟桂世蔭錦衣以六瑞韓贊周

出其門下故也 太監谷國珍奏請監司總兵以下悉勒令行厲禮

考功郎中梁羽明自陳昔年冊封福藩鄖陽推官朱翊鏞自陳孤城

抗賊其子常洪殉難俱奉旨優叙 淮安生員談自陳守淮功序之

加舉人劉泌兵部職方司主事宣諭四川即留督輔王應熊軍督畫

劉澤清疏薦張鳳翔李棲鳳可預重臣之選 高傑為降賊尚書

諸臣請從末減 御史黃耳鼎疏論劉宗周妄議從逆有旨著察明

遣行人洪維翰督催錢糧 太監袁昇請准各處鈔關稅銀

太監韓贊周請大婚禮物著光祿寺備辦 高傑請瓜州奏與節伯

監稅助軍 河南巡撫越其杰奏請餉銀命給銀十萬兩

諭北京舊官南來兵二部報名重用 馬士英奏張亮永城戰功

命鴻臚寺官宣諭大學士高弘圖入直 存問舊輔錢士升傳冠

叙迎太后功劉孔昭等各陞一子錦衣千戶 撫寧侯朱國弼進爵

保國公 子懷遠侯嘗延齡一子文隆入監 田仰解到光時享

萬元言回太僕寺管事 補蔭父故侍郎沈子木一子入監 錄楊啟

後一人為散騎 抄沒原任福建巡撫朱一馮家產

立開細助工事例 文華殿中書一千五百兩 武英殿中書一千兩 內閣中書二千兩 待詔三千兩 拔貢一千兩 推知銜一千兩 監紀職方三千三千不等 時為之語曰 中書隨地有翰林滿街 走監紀多如羊 賤如狗 滲起千年塵 貢拔一呈首掃盡江南錢 慎塞馬家口

大旱

自四月不雨以三九月雖在：祈禱竟無滴雨 蘇常尤甚 高堰遂不能捍 時宗禎十四年 旱極矣 猶未若是 歲為龍河水竭 汎震澤 浸塞 塞囊可渡 老人皆云 百年所未有也

還原任簡討方以智

以智 蘇州府進士 加簡討銜 充二王講官 者御史王孫蕃論其既虧 臣即復撰偽書以亂是非 故逮

陸黃道周禮部尚書陳盟謝德溥禮部右侍郎俱協理詹事府事
子真阿衡謚忠毅

崇禎十一年冬清兵臨雲城下何樹時為刺邊總督方與鎮監
郵布詔稱壽必欲飲滿百盃中百歲之祝飲畢醉不能師遂遇害
贈清國山東巡撫方大猷承選豐沛二縣知縣胡承光胡欽光列任

子殉難大學士范景文等謚

景文文貞倪元璐文正周鳳翔文節馮世奇文忠劉理順文正李邦
華忠文施邦曜忠介王家彥忠端凌義渠忠清孟兆祥忠貞吳麟徵
忠節吳甘來忠節申佳胤節愍許直金鉅俱忠節陳良謨恭應陳純
德恭節成德忠毅孟章明節愍

子殉難大學士孫承宗謚文忠已故大學士何如寵謚文端

于珣難惠安伯張慶臻等謚

慶臻忠武李國禎貞武肇永固貞愍劉文炳

于國初陶安等謚

陶安唐同俱文獻孫炎忠愍王愷莊愍許瑗忠節胡深哀節

于將欽等謚

蔣欽忠烈陸震孟陽俱忠定何遵忠節李紹賢忠端俞廷瓚忠愍
劉較孝毅林公黼忠恪唐寅忠獻李翰臣忠毅劉平甫忠賢唐軾忠
潔周夔忠愍張英忠壯 諸臣皆正德時死逆奄劉瑾之難者

于却晴左副都御史左光斗等謚

左光斗周朝瑞周宗建俱忠毅周起元忠惠饒昌期文貞表化中

忠愍李應昇忠毅黃尊素忠端萬燦忠貞顧大章裕愍 諸臣皆

天啟時死逆奄魏忠賢之難者

本月吏部尚書徐石麒罷

馬士英欲用張捷使陸相黃耳與連疏攻之又一番居間欲陸知縣

某為吏部石麒拒之奏聞於上置不省乃再疏乞休遂罷

明臺者例轉察軍職也即使是非混淆亦必在廷諸臣據理執奏而

被處之人不得置一辭焉今陸相等狼藉者甚例轉猶輕乃公然據

戈相向干涉蔑紀莫大乎是爾反用其言而連石麒之去是導之以

犯上之逆也去順劫逆所以遭禍小莫豈未之間耶弄老成長謀

隱方欣以為得志國之亡也何日之有

清兵入濮州沂州

陸祥李龍刑部尚書陳張作揖太常寺少卿提督四夷館

禮部尚書錢謙益疏懇臣報國心長等事內條列四事一曰嚴
內治二曰定廟算三曰振紀綱四曰惜人才定廟算款內有云
先臣孫承宗有言以文統武樞是弊法臣觀三十年文臣出鎮
專任鮮不償收其緡有成算克奏膚功者承宗之復馬士英一
人耳先帝以楚事付左良玉而舊疆沒復以閩事付鄭芝龍
而嶺海無虞此守任武將之明効也臣以為此地添一撫彼地增
一督旁挽衆掣無裨邊事不若專任武將進取全局一以異之而
以公忠博大之臣掣持其綱領提擬其精神庶可以坐策其成
其惜人才款復分三事一曰資幹濟今天下動稱乏才非乏才也
分門戶競愛憎修恩怨即其胸中了然如暗者之不能言魔者
之不能羅有物以限之也今世人才當推殘剝落之後以真心愛

惜以公心搜訪庶可以共濟時艱臣請舉其所知有英穎特選之臣如蔡奕琛馮元颺祁達吉何謙者謀國任事急病諫諍之選也有老成典望之臣如唐世濟范鳳翼郭之麟尹仲章李佺王相說者端委廟廊疏穢鎮浮之選也其有公望者聞則翔應拔者舊詞臣余煌道臣陳洪謚之流也其有才品卓犖淪落可惜者科臣陶宗道楊兆升胡周嘉道臣李嗣京李瑞和府臣李恢先部臣譚貞惠郭昭封之流也伏乞 敕下吏部令廷臣各舉所知期於極時厄濟世用不復以黨論異同徒滋藩棘則人才日出世道漸夷矣二曰雪冤滯 先帝欽定逆案所結正奄兒姪子獻媚贊逆之罪狀而定案諸臣未免軒輊有心上下在手故出故入往來而有 陛下既以贊導無據拔阮大鍼而用之矣若

虞廷陞以京營建祠不畫題削奪者也楊維垣首糾直學秀者
也虞大復以冤莫左光斗幾致重譴者也吳孔嘉以報復父仇
帝速周昌晉以持論依傍定案者也伏乞敕下吏部詳察本末
酌量錄用其餘果有真正冤抑如六臣者方與昭雪許其自新
用以成先帝懲輝之志昭國家平明之治亦決群破黨之一
端也三曰拯流離今燕都淪沒其間多忠臣志士不忘故國者
所宜接濟安插擇其能者官之無使顛連頽尾有悔來之思進
士王崇簡建平令高揚孝廉孫奇逢等遁跡畿南水鄉不臣閩
清閩閩三千餘里遣人貽書告臣誓欲結伴南來九死不悔又
聞山東河南舊臣故家結寨聚兵日夜冀王師之至朝廷可無
以繫其心慰其望乎三輔長吏歎慕漢官之威儀沙州子弟號

慟唐世之冠服臣讀史及之每為流涕伏願陛下加意救恤以
南宗之遺絕歸正人為戒則亦恢復之一資也內蔡奕琛曾以復
社故抗疏攻臣之心知其諛殊為惜之事過已釋然置之矣天下
多事將伯助予中流過風胡越相濟果有嫌悖固當先國家之
急而後私仇况臣本無仇於奕琛乎臣親見門戶諸臣植黨營
私斷送社稷斷送君父何忍復師其故智且他日獨不思見
先帝於九京乎逆案之故入者賈繼春阮大鍼皆慷慨魁壘男子
也周宗建之攻逆奄也大鍼實贊其議安有奮臂好引人以
攻奄而身反為督導者乎賈繼春家居時顧大章被逮逼新御
繼春策高錢送灑淚贈別已而有法司定案一疏解死者之孽保
全生者於囹圄斡旋推挽極苦心而反坐為罪案不亦冤乎

他如馮銓以中故終昌期周宗建被逐去位者也而不免於入
房杜麗清兵陷畿輔投井死節者也而終不得出呂純如與董應
舉及臣等以經濟相期許應舉每言其枉聲淚俱下其生平可
知矣有者蔡奕琛楊維垣等者吏部分別酌用行舉未免太濫
條陳字數踰格以復還宜詳慎

時為阮徽畫詞 欽案擢用楊維垣諸人以錢為東林領袖
欲令錢疏薦以塞眾議以及立誘錢：遂出此疏

按雲廷陞疏泰何士晉黨護王之案挑釁宮闈又泰孫居相
力薦李三才急宜褫革者 楊維垣疏泰王之案張差之案
又泰孫承宗柳河之失及窺崔呈秀失勢出疏糾泰猶公然
頌逆奄曰廠臣忠廠臣不愛錢廠臣為國為民者 虞大復

為南禮部時逆祠落成特使上匾額對聯者 吳孔嘉拜逆
奄為父得登爵甲黃山之業貽害一郡 周昌晉疏秦程正已
又各虛化繁與李蕃李喜生為逆奄効博擊長安有一周二
李其權莫比之語 賈維春於逆奄播惡時疏楊左事通王
安倡為移宮之說逼虜康妃逆奄逆楊旨楊連等雖逆賊自
故顧大章限十日同結爰書既定就依這本上說將諸奸罪
狀着文臣纂集成書頒行天下皆 馮銓導逆奄殺熊廷弼
因構成封疆之獄誣楊左六君子以納賄致逆賊殞命其去
位也以與崔呈秀爭寵呈秀譖之於逆奄致縲周之逮在山
西巡撫本內乘出銓正在東閣不聞有中救之事大獄辨寃
疏云馮銓合門均難此疏云虜狀麗投井死即如出一口

命復張縉彦原官總督北直三省軍務

縉彦乃先帝拔授兵部尚書降賊者自言在河北收募義勇誅逆偽官大學士王鐸保之故有是命給空札二百委署文武

命復王永吉原官總督防河

先是冢宰徐石麒疏薦朱大典王永吉馬士英以賄不至累旨王永吉身任總督致北都淪陷朱大典耻執狼藉先帝嚴追未結何得臆懼推舉及王永吉賄至士英乃累旨依擬用故有是命

縉彦身任中樞永吉濫膺節鉞而皆偷生降賊正前諭所指暫撫降賊情罪極重豈可列二等者也即當立肆市朝以信前旨以正國法顧貪其厚賄反款而用之何歎欲使功耶則二人之功已見於天下矣欲使過耶則負君事賊此何等過而堪再使耶廟堂舉

錯如此而祈將士効死綏之節奏克敵之勳是猶揚標以弭塵犯
薪以救火固知其必無幸也

起補張深振四川道御史掌河南道印

孫振先年巡按山西糾劾學道袁繼威貪污合省不平巡撫吳惟特
疏保舉繼威反列孫振不職諸狀奉 先帝旨提問達戍至是阮大
鍼等方與姓等為難遂起孫振原官掌河南道事

大學士高弘圖罷

初弘圖家甚富山東遭亂後織患無存惟一知子自隨及入政府與史
姜協心以中興為己任及為士英為政事：担播連三四疏乞休既罷
寓居吳門僧舍幼子附村館讀書已遠居會稽清帥以書招之弘
圖不啟封逃之野寺中以知子托館客未幾卒

誠意伯劉孔昭弑其祖母胡氏

胡氏為劉尚忠繼妻實生萊臣尚忠卒萊臣如孔昭父蓋臣庶出也權攝代襲蓋臣卒孔昭復據之萊臣不能無言及孔昭任撫江誘萊臣潛斃之至是胡氏出揭謂蓋臣係出婢莫氏巧雲所生不應奪嫡并列孔昭弑叔事孔昭急令人繼殺之

發明臣弑君子叔以凡在官者殺無赦叔其人懷其室汚其宮而猶為蓋君踰月而後舉爵今孔昭既殺叔而奪其位矣又上弑祖母此真元亮巨惡凡民間不慈也而司寇不聞聲款逆之罪固列不聞有沐浴之請三綱淪九法教人類於是乎絕矣嗚呼人之所以為人者以有此君臣父子之大倫也今孔昭黨邪害正比周為惡則不可以為臣以篡賊嫡濫血祖妣則不可以為子而猶抗顏五府之堂百官蒙之其

又何諫焉然此仍書其爵似無疑詞何也曰執祖執叔之人其惡猶
得於貶而後著乎

劉澤清及其叔孔和

孔和歲時澤清奔走其門及建節後及抑孔和從屬之一日以所作
詩示孔和曰好吾孔和戲曰不作更好澤清色變亡何令孔和率
二千人渡河思撤召至責以逗留斬之

○按澤清與孔和皆悍然標戈甘為士英華勳翦除固一時之傑也而
俱有殺叔之事前孔和書爵以為不待貶以見惡今斥言澤清所以
示貶乎曰吾楚人滅夔春秋不以滅同姓之罪之謂不以人理待之也
今澤清殺叔視嘗文無少異是不以殺叔之罪之亦不以人理待之
也斯得春秋之意矣

陞張捷為吏部尚書

陞陳盟為吏部左侍郎

特授 欽定逆案充軍楊維垣為通政使

嗚呼張捷力薦呂純如極口辯寃 先帝曰他已曾辯過只是開端

不得至哉言乎真 聖主洞鑒人情之明鑑也今以大獄一出而楊

維垣軍果相繼彈冠矣維垣原任御史應書起陞而不害者蓋因此

成卒也若突拔於戎籍者然故書特授書特授楊維垣意可見矣而

必曰 欽定逆案充軍何其詞費而不憚煩也春秋之法言之重詞

之復其中必有大美惡焉維垣之起惡之大者也維垣出而盡翻

欽案是日無 先帝也維垣出而重中要典是再推逆賢也維垣出

而更理三案是 神 光兩廟在天之靈咸勿妥也維垣與周維垣

者之罪直上通於天矣詞煩而不殺而誅亂臣討逆子之義最矣
起陞朱繼祚禮部尚書協理詹事府事察夾琛吏部右侍郎

陞劉安行劉若金俱右僉都御史安行提督浙直市舶屯田著金提督
福廣市舶屯田兼珠池海防

特授兵部右侍郎既大鉞巡江辭朝

先是馬士英題樞務煩重等事內稱察閩水師尤為目前緊要既大
鉞素著才畧且習於江上情形久堪差選其沿江武職不才疎防貪玩
有司昏愚急事守備不設者俱聽大鉞恭履并乞兼右僉都御史銜
以便行事大鉞隨具疏畧曰天下事急矣北邊一半已全被黨人斷
送剩下面邊再不堪斷送矣根基初定寇虜交讎凡我臣工請問
寇如何勒索如何款兵如何招又如何練餉如何足又如何運藩鎮

如何懸厲寒象如何撫安君父之封疆與自己之性命全然置之高閣毫不料理惟日從事於構閣之場不亦大夢不醒之甚哉 先帝神明英斷原非喪邦之主而前此諸臣必欲結黨以勝之歆不獲展謀不克成欲用者必不得用欲去者必不合去諸臣之黨與雖成而高皇帝百戰之乾坤 先帝一家之性命業已破壞崩殂矣把付悞國之臣寃亦不免縊於縊溺者溺拷者拷斃者斃其喪心徒賊狼狽逃回者天誅不漏名臭身駢回頭猛想其當日苦結黨以孤主勢者自己亦何便饒利益之有哉其陞辭疏云從來巡行之役滅賜從嚴關防絕饋遺破情面此深官箴立聲名之事為佞吏所難而稍自好者易辦耳其於制勝敵愾何預哉嗟御極典之駭乘而破柱莫伸於大敵充于陵之利操而陸沉固救乎神州正恐溺職負去踰

開執法其間不能以寸耳又云臣白髮漸生丹心未老一飯之德豈可
負人何況君父再造之恩雖頂難酬之過倘犬馬不伸其報即豺狼
豈食其餘此臣受事之初即以鞠躬盡瘁死而後已八字願與二三
同志實濟之臣交勉而矢之天日者也

按次年清兵南下大鉞片等莫展隨即投誠為清帥所薄後
隨衆征閩度仙霞嶺南陟嶺而下清帥令從騎自後躡之人馬俱
墮糜爛以死嗟乎當其忤諸疏也自負忠義而責備諸臣可謂盡
矣則宜其任事後另有一番料理中興之績彪炳天壤使結黨諸
臣死者抱愧生者頌烈可也而何任事以來仍日從事於構閣之場君
父之封疆自己之性命依然置之高閣大夢不醒殆又甚焉且所飲用者
如楊維垣唐世濟輩皆用矣所欲去者如姜曰廣劉宗周輩皆去矣

究竟高皇帝之乾坤弘光一家之性命作何下落也迨至管帳叩首仙霞隨身不特不得與縶者表灼難之名且不得與長履賊者享富貴之奉所謂苦結慮以孤主勢自己亦何便饒利益更有者大鍼人何明知而故犯之耶至於犬馬不伸其報豺狼食其豚及溺賊負委去踰閑執法其間不能以寸等語則又何大言不慚也特為拈出以脩秦鏡之始

附御史游有倫疏今日國事混淆雜亂不知禮義廉恥為何物明知君子進退不苟故以含沙之口激之速去亦思嘗人所不忍道者噴於君父之前其視皇上為何如主事臺省中稍竊規諷即指以為墮堂相戒結舌所謂前有說而不見後有賊而不知也

御史胡時亨疏近來章奏文武陞授皆出劾臣之口至從賊偽官借

軍前蒙面求進武臣不効命謂文臣掣其肘今又不或法掣文臣肘
史料都給事中張希夏疏近時位者無嘗揆舉臺進革金覓穴營
求不止如往日之計典可翻則明歲之大計可以不設矣

清國章總兵入濟寧駐扎詳稱攝政王發大兵四十萬南下諭各州縣
預備糧州伺候

加李成棟鎮徐濟軍駐徐州李朝雲改後勁李世春駐泗州賀胤昌

駐揚州各充總兵官 總兵卜從善駐蕪湖 許定國開鎮睢州

命黃得功劉良佐合兵駐鳳陽 命王永吉駐徐州 加左良玉太子太傅

命總兵曹友義提督黃河水師金聲桓改湖廣河南二省援勤

總兵丘磊報青州陷磊于白沙祭海將回家眷下海北發 給鄭鴻達

鎮海將軍印 襄樹伯嘗應俊萬壽定國寶印擬復命鑄印給之

馬士英請賜王永吉一品斗牛服色以隆接待北使之禮 丁啟濟
丁魁楚合奏有侍郎金之俊保舉二臣清撫遣人持徵文至為劉良
佐所獲謹合辭待罪 丘磊率百餘騎至安東栢永敵王遵坦逃竄
至署伏兵擒之 河南巡按陳潛夫私自回籍命浙江撫按察明

逮浙江巡按左光先

論左光先力庇介令流毒東越著與姚孫渠俱革職提問

逮原任禮部郎中周仲建

仲建與吳昌時同入宜興之幕宜興敗仲建捐金數萬營免逆聞
之變削髮潛逃至是刑科梁 論其卑污無耻故逮

劄劄澤清設立水營薦降賊臣黃國琦為監軍御史胡時亨疏黃國
琦施鳳儀補用臣實駭然黃則偽吏部掌珠封者施則管儀仗時語

賊不可用亡國之器願自備千金重遣此何等入而可復辱班行乎
賜內卷王承恩謚忠愍立祠以降賊拷元王之心七卷附祀

兵科王士鏞奏李述祖朱元臣倫生負國有愧諸勳南和伯方一元
榮為降賊被殺諸勳臣朱純臣十五人請卹威臣李誠臣秦要典始末
論兵部臨淮侯李述祖奉命守城陷君亡倫生南竄者嚴議

史可法薦北歸諭德衛胤文兼兵科給事中監高傑軍

太后從人王鏞王無黨俱授指揮世襲百戶魏棟等自言危衛之
勞准各陞一級西宮舊園落成賜名慈禧殿行人莊則敬自言曾

事福恭王命典考選駙馬齊贊元疏稱劉孔昭冀戴功高賞不足酬

命更禮二部再議齊贊元寓居被火孔昭代為求助命給贊元千金

周延儒子奕封乞恩免駮馬士英亦旨奕封准赦免罪輔賍賄係親弟

肖儒指騙肖儒既故未完贓銀六萬兩着于汪庶名下追完

無係肖儒
又人

減吳昌時贓銀十之五 錦衣衛馮可宗捕得江陰知縣郝明徵行賄事

沾馬士英代為之請有旨姑不完 諭吏部郝明徵原非行賄准復原官

命太監孫元德往催浙直福三者金光賤價一應年額開稅銀兩及兩

浙望清條練商價給引行鹽隨徵隨解 戶部尚書張有譽奏御用

需由請差內負各處催徵 頒戶部印單給州縣實填銷數

戶科陸朝疏論徐石麒內云即王思任為趙之龍所薦何得擅署察中

陸朝又疏徐石麒以巧詐文其貪劉宗周以迂腐托於正必得真才真

品如王驥鄭瑜畀以節鉞當無多讓 御史張孫振疏追論鄭三俊

吳姓劉宗周并及初彪佳 始磨張明弼疏訐周鍊險惡

諭禮部百姓萬家直無淑女者博訪細選 命韓贊周挨門嚴訪淑

士宦家富室有隱匿者四鄰連坐 韓贊周請送淑女於杭州 命太

監田成李國輔各路選送淑女 時上深居禁中惟飲燒酒淫知女及
伶官演戲為樂馬士英當國與劉孔昭比濁亂朝政內則韓盧田張
外則張李楊阮兼以東平與平遙制朝權撫寧忻城使抗吏事邊
警日見急逼群小乘時射利咸知為不久矣時有對句云劉阮非仙
人先後劫弘光之土地牛馬皆畜類南北銷中國之冠裳 牛金星

戴英補文科 張采性精曆司負外 例轉御史黃耳鼎仍補原官

御史何綸巡按淮揚王化澄巡按廣東胡時忠巡視屯田 霍達巡漕

張捷題授中書百餘人又題監紀通判推官數百人 馬士英奏杜文煥

先年戰功 改太僕寺著于南京 寄流寓諸生于淮安府學

監軍楊文聰請弘佛教以扶王化 監生將佐上累朝寶錄

周藩安鄉王駐無錫 杜王堯謹曰端 祁陽王駐郢武 言貞王子
慈煙嗣封 西鄂王駐寧國 周藩駐汝王寓嘗州

命鑄弘光錢

改授彭遇龍為御史遇龍敢為大言謂為士莫曰岳忠武言大快文
臣若不愛錢高爵厚祿何以勸人武臣必愛死方養其身以有待
管紘軍請予謝于宣祭奠于宣官行人為闕賊追駐拷死者
河南勸農尚書丁改潘龍 命文武官俸盡支本色

子殉難李邦華王章各蔭一子錦衣百戶世襲

子玉在晉祭葬

崇禎元年揀苗入犯大同殺慘甚慘在晉時為本兵隱匿不報為
御史吳玉等論劾有 旨削職回籍

予原任蔡酒許六季蔡英

士業軍翰林曾諶高公攀龍 贈官制中書挾摘其語獻之改唐時
韓城雷國遂具疏題奏降詔

十一月甲午清兵入海州

既破將獄囚盡放仍回兵泃口又沂州駐清兵八萬分路南下一向
沐陽一向邳州一向宿遷又牌行鄭城縣催辦軍糧

乙未端門西旁舍火

鳳陽火 祖陵地震

大理寺卿鄭瑄罷 應天巡撫祁彪佳罷

陞王驥太僕寺卿王國賓光祿寺卿

陞何騰蛟兵部右侍郎總督川湖雲貴軍務楊鶴回部用

陞曹勳禮部右侍郎署掌翰林院事

程正揆吳國華俱論德沈延嘉劉同升陳之邁劉正宗俱中允

相四仰報清兵已駐沂州哨馬至沐陽逢人趙福星為伯述兵備統
兵鎮守 清兵攻邳州署印推官沈冷之固守待救

史可法疏三月以來一兵未出臣偏員督師死不塞責黃河以北志
染腥羶近見北示公然以逆加我辱我使臣是和斷難成也我師臥
薪當胆枕戈得旦尚恐無救於事今觀廟堂作用殊未盡然臣懼恢
復之無期而偏安之未可保也不急之工役可省之煩費朝夕之
宴飲左右之獻諛宜一切罷絕即事關典禮亦從儉約蓋賊一日
不滅清一日不靖即有宮室錦玉豈能享用必皇上念刻刀據
舉朝之精神廢乎天意可回耳

命鄭鴻達節制金江至海門 命王永吉督塞汴口 命御史蘇京

駐廟灣防海 楊文聰請于金山園山建城 黃斌卿改駐安慶

事王奉先殿工樞 加劉洪起總兵銜 加劉承胤右都督

郭維經懇辭新任有旨責其欺却 戶科羅萬象以四奏接飾劾

樊太監高起潛冒險來歸忠義可嘉 工科李清為榜死諸巨彭瑄

顧鉉李逢申請卹 追論江西功蔭解學龍錦衣千戶世襲

諭吏部王孫壽與李沾同事有勞一體優叙 劉孔昭以定策功進

侯不受馬士英票旨獎之 吏科抄奏安遠侯柳昌祚所屬程士遠

富賈駭豎不可選用 劉澤清薦降賊臣時敏與化沿海屯田

陳燕吳陞史料右錢增兵科左吳希哲補工科屈勳補吏科高

允茲曾個補御史 御史沈向巡按湖廣 王變為兵部引罪

限中宮禮冠三萬兩膏冠一萬兩下戶部持辦 命蘇撫也田大覆山
給浙江總兵王之仁鎮倭將軍印 孫維城襲封懷寧侯補給鐵券
馬士英請加九江道耿廷錫太僕寺少卿令往雲南調臨安土司沙定
洲兵馬一萬從建昌入川九之後沙兵至者成為亂撫鎮皆定沙逆
入省城據之 馬士英請權酒助餉下部行之

停冬至郊祀

癸丑上不豫命馬士英大閱

上疾幾殆閣臣入候群奄竊有所指畫良久乃退得上崇飲好嗜權
出群奄田成為最大臣皆因之國寵政以賄成人為之語曰金刃莫試
割長弓豈上強求田方得祿買馬印為官

陸張鳳翔兵部尚書總督浙直軍務蘇蘇松建撫

陸鳳若騰李永茂俱右參都御史巡撫鳳陽南贛

遠原任昌平巡撫南端何讓等

御史沈宸荃疏劾張縉彥王永吉何謙丘祖德黃希憲曹化龍馬士英果昔縉彥永吉免究何謙等法司提問

追贈典宗子通為吳悼王此為銜悲王與為檢宸王孫文奎為恭愍太子文奎為原懷王

子己故翰林沈懋學等謹

懋學文節集疏文瑞張邦紀文懿陳仁錫文莊

附魯王移居台州 穎州生負靈鴻上七政曆 高傑請籍汝周廷儒

財產不允 劉澤清請禁巡按訪拿奸惡 清兵萬騎下河南

陸秉希沉兵部右侍郎尹仲願光祖太常寺少卿俱添註

十二月陸高斗招李乾德翟式郭俱右參都御史巡撫湖廣四川廣西
福建右參議夏尚綱助餉達之

尚綱為漳州分守通進贖鎮萬金助餉馬士英怒其不以充私傾而
公家是急也奏旨以道臣而捐萬金操守可知况汀寇猖獗貽福地
方著革職提問

尚綱以助餉被達誠非其罪矣然使尚綱廉以律已惠以字民雅
馬即之筐篚克斤而漳海之寒流自韻士英將以何罪之乎上書
助餉下書達者是綱上與有罪焉蓋規之以端本清源之意也

己巳北使陳洪範南還兵部右侍郎左懋第不屈被執

懋第等奉使北行八月至滄州洪範遣人先致吳三桂封冊王桂不
啟封緘奉攝政王清撫方大猷示以攝政王令有來使不殺敵之語

九月至天津原任錦衣駱養性為津撫遣兵相迎至楊村士人曹進
金鑑傳王彊謁見言報國之志懋第著以參謀至河而務贊畫王
言贊二人名帖送內院回言馮銓謝陞等辭色俱薄却帖不收十月進
至張家灣聞以四夷館處使臣行屬國進見之禮奏謀陳用極曰
此事所關甚大不可不爭洪範無言懋第力爭乃改鴻臚寺十二日
奉御書入正陽門隨宿鴻臚寺閉防甚嚴水火不通十四日內院剛
令榜什十餘人來夷服佩刀直登寺堂踞上坐指地下禮令懋第等
坐大聲詰責謂江南不應使立天子且曰毋言我將十月下江南懋
第一抗拒聲色俱厲剛榜詆而去明日復來言如前懋第終不
屈乃持國書銀幣去懋第遣參謀陳用極以謁 陵及改葬 先
帝 先后請俱不許遂陳太宰於寺廳率將士哭三日二十七日有

數十騎來遠行出永定門十一月朔至天津疑養性有私於二人則職
連問四日至滄州十里鋪忽數騎遮懋第執之回京止太醫院逼禁
甚嚴懋第上攝政王啟不報時從行者自分南北副將張文才楊達
春劉英止滄州洪乾南行至濟寧北兵始還洪乾入見言清必南下
馬士英惡之曰有四鎮在何慮焉

發明必如萊公之氣懾三軍而後瀆淵之盟可固必如志武之威震兩河
而後紹興之和可成今也武臣但知一逃文臣止辦一降國事尚堪
問乎書以乾南歸而北行之禍決矣若夫受命而出有死無賞懋第
誠不辱君命哉書官書不屈被執所以著其節也

楊維垣疏請重中 三朝要典

維垣疏畧云張差風癩強坐為刺客者王之寀也李可灼紅丸擯之

行賜者孫慎行也李選侍移宮進為垂簾之語者楊漣也劉鴻訓文
某只圖快心驅除異己其於君父何如也此要典一書重領天下必不
緩也今要典已為黨人所毀乞命禮部購付史館

楊維垣論故輔韓爌并請卹用劉廷元等

疏暮五韓爌之再相也舉國皆推重之獨臣不肯附和已已之變有一
非爌所召者乎只造得一本不公之逆案臣與阮大鍼皆以不附楊左而
入乞皇上重復審定有劉廷元徐紹吉霍維華呂純如徐大化曹維春
徐揚先岳駿聲雪之而卹之周昌普徐復陽虞廷陞郭如閻曹谷
陳以瑞李萬庸雪之而用之王永光唐世濟章光岳許尚臣楊兆升
袁弘勛徐卿伯永佳胤發憤此案者亦宜卹之用之有旨下部

謹按當時楊維垣錄成籍拔置九列於國家安危大計不聞有所教陳

惟以背君父戴逆賢為第一。若此何說乎。至以己之變為煇罪。是時煇為首輔。誠當為法受過矣。但丙子之變為首輔者。溫體仁也。體仁反以城守加恩矣。戊寅之變為首輔者。薛國觀也。國觀今且公然訟寃矣。且體仁之時。秦晉豫楚遍地皆賊。甲戌之禍震驚。風隳較之於煇。何啻天淵。今體仁削謚則舉朝稱屈。維垣不聞糾正也。逆賢既敗。維垣跋忝崔呈秀。猶公然推重曰。厥臣忠。厥臣公。厥臣為國為民。豈得不入逆案乎。推重在逆賢。自應不肯附和蒲州。自應與楊左相逆。又何待言耶。嗚呼。三朝要典是逆賢之私書。先帝所焚毀者也。在大鍼則曰。要典具在。可覆按。在維垣則曰。要典一書。重頒天下。必不容緩。豈不天日昭之乎。充其意。直當追復逆賢寧國之爵。重生祠。盡還舊觀。而先帝卽贈楊漣諸臣。皆行削奪。而

後快於心歟孟子曰是邪說誣民充塞仁義也仁義充塞則率獸
食人：將相食不待長江決險而後知 高皇之不祀也嗚呼

下僧大悲于鎮撫司

大悲係故徐齊藩宗人杜言受 先帝命已復王爵又狂言 先帝
實未晏駕指斥上云：戎政趙之龍緝獲奏聞遂下詔獄

刑部尚書解學龍奏上從賊六案

一等應礮宋金郊等二等秋決光時亨等三等應絞贖陳名夏等
四等戕贖王孫憲等五等徒贖錢位坤等六等杖贖潘同春等存
疑另議翁元益等 又奏請寬貶節倫生諸臣如何瑞徵張若麒楊
規光党崇雅熊文舉等二十人應候三年定奪
明發闖逆犯順禍延 九廟爾時在廷諸臣雖軍旅未學不能滅此

朝食而祿不避難自當舍生取義顧泥首賊廷乞憐搖尾惡莫大焉
為司寇者正當申明刑典肆諸市朝其竄跡避方者亦當坐家屬以叛
逆之律庶法紀整肅而人心震懾矣今乃徇於情面昏于利慾竟察
從寬政何耶且從賊何事而云議贖偽命已受何名存疑情真罪確
何待三年學龍此舉深負其職矣故書其官以著其欺法之罪

附錄高傑薦舊臣黃道周易應昌王志道解學龍劉同升章正宸趙
士春為衆正吳姓鄭三俊為萬世瞻仰金光宸姜採無愧社稷臣
金聲沈正宗夙儲經濟 史可法初至傑營中頗為所困竭力調劑
乃得相安久之傑且願為史用此疏之所繇來也黃得功劉澤清
皆欲與傑為難士英知傑之向史也忌心厭之矣

張縉彥分委諸將防河寧陵以東至歸德屬王之綱寧陵以西至蘭陽

屬許定國祥符以西至汜水屬劉洪起河雄屬李際遇

馬士英奏劉孔昭實心定策劉澤清張文光密議劾忠隨自票旨孔昭澤清俱進侯爵文光加京卿用 安遠侯柳祚昌自言定策功高斥之

命王永吉聯絡高傑劉澤清張縉彥分布河北黃得功劉良佐移駐近地以援和宿 馬士英保薦胡國貞等悉加總兵銜 進馬士英少師 命史可法合兵援邳州 命都督牟文綬鼓銳先赴施州 劉澤清薦舉降賊臣時敏乞仍以兵科開屯大隴山 陞賈登晬四川總兵

如原任大學士錢士升太子太保蔭孫濟中書舍人 馬士英追叙巨盜程繼孔功加史可法太傅高傑太子太傅 子太監孫象賢孫珍弟姪蔭

錦衣世襲 復王永光姚思仁原官 定勇衛營萬五千人

監軍宋劾請採礦銅陵 馬士英奏酤酒之家每斤定稅一文

琉球使臣金應元入朝以世子尚賢裝位來告 荆王寓居九江

義陽王駐太倉 崇王世子慈熹寓居温州 馬鳴寔陞湖廣參議

封于諫為臨安伯遣太僕主簿陳濟生致祭 仇嘉慶陞刑科右

唐虞人聿鍵求復王爵不許命居廣西之平樂 馬士英遣叙臣並程

繼孔功加史可法太傅高傑太子太傅

上居興寧宮愀然不樂太監韓贊周言新宮宜灌上曰梨園殊少佳

者贊周泣曰臣謂陛下追思皇考耳乃作此想耶

史料抄恭陳爾翼頌瑞有諸臣心殿臣之心語爾慎行久掛吏議大

計慮分楊兆升亦係察處之人近皆薦起抄出慎之

卽贈宋學朱大理寺少卿

崇禎十二年正月清兵臨濟南學朱以巡按城守城破死之

特授欽定逆案問徒吳孔嘉為翰林院編修

復陳祖苞原官

崇禎十一年冬清兵直入畿內祖苞時為順天巡撫與東撫顏繼祖保撫張其平俱以失事被逮祖苞自盡獄中張顏皆正法

迨予俞通海等贈諡

贈俞通海為國公聖能平陽伯俱諡襄烈謝貴英山伯莊得分水伯俱勇愍馬宣全椒伯諡貞壯朱鑑含山伯諡壯愍

予方孝儒等諡

諡孝儒文正齊泰黃子澄張為盧原質俱節愍陳迪景清胡閏俱忠烈錢鉉忠襄王叔英文忠暴昭剛烈高翔茅大方陳思賢俞逢辰俱忠愍葉福節愍周是修王良俱貞毅練子寧徐輝祖車教俱忠貞

王良廖昇俱文節黃鉞忠獻曹鳳韶高魏俱忠毅戴德毅魏冕俱
毅直姚善顏伯璋忠惠鄒瑾貞愨陳性善忠節高誠果愨胡子昭介
愨劉璟剛節黃觀文忠夏間工科李清曹有疏請至是部覆行之
庚辰命婦入賀

癸未殺布衣何光顯於市

光顯疏請誅奸臣馬士英劉孔昭命戮于市籍其家

明末太學生陳東請誅蔡京等六人又請留李綱而罷黃潛善汪
伯彥適撫州布衣歐陽澈伏闕上書極詆用事大臣乃同斬于
市迄今東澈之名千古猶生京等之奸婦孺皆得指其罪而誅
之以彼較此孰得孰失書殺布衣何光顯者殺無罪
孔昭之惡真國人皆曰可殺者矣